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十二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同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
十章君大夫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
各一章

○辨此篇多記與弟子言仁者所謂天德也與君大
夫言政者所謂王道也如告顏淵克己復禮則天下
歸仁魯仲弓持敬行恕則邦家無怨所謂天德傑出
王道也告子張問政在於無倦以忠問達在於實直
好義等皆貴於立誠而告子貢問政食兵之足本於
民信告康子子帥以正子之不欲子欲善而民善等
皆本修身所謂王道必本於天德也學者讀此篇可
以知內外合
一之學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近普堂藏板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
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
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
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
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也又言
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



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或問：克之爲勝，何也？曰：楊子固曰：勝己之私之謂克矣。而此書之說，自劉炫發之，其說曰：克勝也。己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儀齊之。嗜慾與禮儀戰，使禮儀勝其嗜慾，身得復歸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迫，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也。克己復禮，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炫言如此。雖若有未瑩者，然章句之學及此者，亦已鮮矣。曰：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二

近譬堂藏板

性具於其心，在離專主於愛而實爲心體之全體。禮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爲規矩者，在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益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夫本心之全體，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患於不爲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體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計乎？此則入乎彼，出於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復，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以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爲獨要切，而詳盡耳。

語類

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又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又曰：克己復禮，如通溝渠。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類淵

三

近警堂藏

壅塞。仁乃水流也。又曰克已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
 敢遏。又曰克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
 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已復禮所以
 言禮者。謂存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因說克
 已。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
 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火却
 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
 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
 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
 重。鹿皮。又慢慢出細。○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
 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
 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
 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
 更子細。天早問看得如何。林舉注中。程子所言克已
 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為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
 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
 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裡打
 瞌睡。懔懔等存私。後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

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樹是用克。未發時。
 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或問克已
 之私有三。氣稟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
 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
 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
 訓治較穩。曰。治字緩字。且如推得一分。也是治。推得
 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克已復禮不可
 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已私。固能復天理。不成克
 已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已私。到這裏。恰好着指
 細底工夫。旣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已
 為仁。須說克已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存。箇自然
 底規矩準則。○克已須着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
 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已。又須
 着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已。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已
 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蒧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已
 為仁。須着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聽
 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緣本來只存此禮。所
 以克已。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已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四

近譬堂藏板

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為主。若但知克己。則下稍必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矣。○亞夫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已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佻傲。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佻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也。又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乃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時舉因問夜來先生謂坐如尸。立如齊。是禮。佻傲跛倚。是已。有知佻傲跛倚為非禮。而克之。然乃未能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克己。而未能復禮也。曰。跛倚佻傲。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自坦率者。伊川所謂人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

佛氏之學。超出世故。無足以累其心。不可謂之有私意。然只見他空底。不見實理。所以都無規矩準繩。時舉曰。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孔子說克己復禮。便是實。曰。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思。彼兩節存。但不會做。至夫底。克己。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未克己。便復禮也。○問克己復禮。即仁乎。曰。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聖人只說做仁。如克己復禮。為仁。是做這箇模樣。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煞有病。○天下歸仁。言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却說得實。至楊氏以為天下皆爾。於其中。則說得無形影。呂氏克己銘。如洞然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類淵

五

遊警堂藏板

荒皆在我闈之類同意。○問一日克已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人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那無怨一邦歸其仁克已復禮如以刀割物乃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天下歸仁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既能克已復禮豈更有人以不仁見稱之理。○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已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已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為不會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已先生薦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已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已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又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了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為存不穩當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疏寬那寬中又存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要博文博交又是前一段事博文便是窮究得箇事理都明去解去克已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面四項只是埋會這物事理會得後方去行今若不博文只要撮箇尖底也不解說得親切也只是大槩綽得終不的當。○問程先生云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如何曰不若他更有一說云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為是。○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聖人說話甚實不作令人談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六

近譬堂藏板

故伊川說天下歸仁只作天下之人以仁與之此是微言惟顏子足以當之。○問程子曰禮即理也。去人欲則復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禮即理也。去人欲則復天理。或問不取尹說以爲失程子之意。向也曰某之意不欲其只說復理而不說禮字。蓋說復禮即說得着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箇甚物事。○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爲人欲所蔽。如一重暗。遮了。克去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元翰問克去已私。最是難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尋箇是處。只就心上驗之。覺得是時。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曰此又似說義。却未見得仁。又況做事。只要靠着心。但恐已私未克。時此心亦有時解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着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去做。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且如聖賢千言萬語。雖不同。都只是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底。看一句如此說。一句如彼說。逐句把來湊看。次第合得。都是這道理。或說如今一等非理事。固不敢做。只在書院中時。亦自有

一般私意難識。所謂孜孜爲善。孜孜爲利。於善利之中。却解錯認。曰且做得一重。又做一重大槩。若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畫。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認得不是處。克將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夫率克已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未存私意。便克去。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故夫子說得大段分曉。呂與叔克已銘。却有病他。說須於與物相對時克。若此則是併物亦克也。已私可克。物如何克得去。已私是自家身上事。與物未相干。在○亞夫問克已。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已。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是克已。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答得來。包括得盡。已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已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已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已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已便能復禮。去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已之

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君臣爲父子父子爲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爲準也克已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卽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卽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先生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如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白便是如此然而世間却有能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七

近譬堂藏板

已而不能復禮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已秘了却空蕩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已了無歸着處又問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是實了有準則有着實處曰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佛老只爲元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會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又問會點見得了若能如顏子實做工夫去如何曰會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會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顏子天資高精神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道合恁地下學上達去只是被他一時見透所以恁做將去會點但只見得這向上底道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處從容。○因論克己復禮洽歎曰爲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堯生曰有奈他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或問天下歸仁。○或問一日克己復禮使天下於此皆稱其仁又問一日之間安能如此曰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存此理。○或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何故以仁與之。曰：今日克已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日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以仁與之。一月能克已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月內，都無不仁底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便不會以仁與之也。○因問：一日克已復禮，曰：呂氏說得兩句最好。云：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蓋一日真箇能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須道我這箇是仁，始得。若一日之內，事事皆仁，安得天下不以仁歸之。○程子曰：人能克已，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如今見得直如此說得好。○問：顏淵孔子未告以克已復禮，當如何用工夫。曰：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等可見。又問云云，曰：只消就克已復禮上，理會便了。只管如此說甚麼。○問：謝氏說克已復禮，上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故云：然。○質孫問：如今所以難克，也是習於私欲之深。今雖知義理，而舊所好樂，未免沉伏於方寸之間，所以外物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八

近譬堂藏板

纏誘裏面便爲之動，所以要緊。只在克字上。克者勝也。日用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纏勝私欲，便消私欲。纏長，天理便被遮了。要緊最是勝得去，始得。曰：固是。如此如權衡之設，若不低便昂，不昂便低。凡天地陰陽之消長，日月之盈縮，莫不皆然。又云：這克已復禮事體極大。非顏子之聰明剛健，不足以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訥，又如居處恭，執事敬，都是克已事。都是爲仁事。但且就一事說，然儼得工夫到也。一般。問：仲弓問仁一章，曰：看聖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躡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禮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上，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問：集注云：事斯語而有得，則固無己之可克矣。此固分明。下云：學者審己而自擇焉可也。未審此意如何。曰：看自家資質如何。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

明者不足。以當之。苟爲不然。只且就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只是序和底人。皆呼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闡於坤。只說敬以重內。義以方外。只緣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之德。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反猶歸也。如行者之反歸于家也。○天理卽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又者其儀章脈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新安陳氏曰。禮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爲仁。專言之禮也。克已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禮。仁在其中矣。○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克己。而無少間斷。幾流於已。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玩味淨字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九 近譬堂 藏板

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爲言。則仁卽禮。禮卽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全字卽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耳。○覺軒蔡氏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眞能克復爲仁。卽此仁便與天下之大都。湊得着。所以天下皆以仁稱之。○雲峰胡氏曰。誰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是德勝氣。集註克說人欲。未曾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是之。○蔡虛齋曰。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然仁道至大。難以顏淵之天資。又得聖人博文約禮之教。而服行矣。然猶未能眞見其所以爲仁者。故於此有問焉。○已謂身之私欲也。兼三項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二也。人我忌克三也。分言之則有三。若單舉耳目口鼻。便該了那兩項。且如氣質之偏。是偏節甚麼。人我忌克是處。

箇甚麼故下文之言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之矣謝氏謂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是於難字提斷亦非身之私欲外意也○仁者本心之全體此據是在者而言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言復其本心之全體也克則已私之盡去復則天理之盡復如此方是全其本心之德○天下歸仁者蓋仁者天下人心之所同而克復以全其仁者則吾之所獨也吾能克復以全吾仁則是人心之所同者我先得之矣天下安得不翕然歸吾仁哉此政與盛德至善民不能忘相似皆實理也○林次崖曰克已復禮爲仁言克已復禮所以爲仁也爲仁猶孝弟爲仁之本之爲字故註曰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事皆天理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不是解本文爲仁是申上文所以全其心之德意○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謂其機在我而無難者蓋凡事由人則有所制故難若由已則無所制這秘說是我心自要的不是他人叫我要的禮是我家有底物不待假借之於人若是他人叫我叫我要的我不要時他却不容此是難今是我自家要我不要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十

近譬堂 藏板

就不要更無一人阻得何難之有若待假借於人待我要時他却與我此是難既是自家有底物一要在這裏何難之有○呂晚村曰克已又要復禮與克已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爲天下自有克已而禮未能復者必禮復而後爲克已之盡譬之治亂克已只是戡亂之功雖寇賊畧平然瘡痍未起禮樂未興求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已與禮原自仁中分出到得克復了只有一仁也不是克復外別見箇仁只是到此時總見得所克復底便是○人總看得仁字精天下粗克復玄微天下淺近兩者通不去于是將天下納入仁中遂有入荒吾闔之說是欲講得天下精微而不知仁與克復先謬矣○無非內也合外內之道也彼將歸仁說入內正坐不知外之即內耳○已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即彼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爲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尚立陰界則以克爲至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勝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爲至復之盡即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節不能知此知

天流入于本心之學。故惟朱子之言爲萬世無弊也。
○陸稼書曰：這已與禮就是虞書所謂人心道心。在
孔門弟子孰不知已。是不可縱的。禮是不可棄的。但
下手最難。一則怕界限認不清。一則怕力量制不住。
惟顏子至明至健。不怡認不清。不怕制不住。只相當
下。倘放過了。於已上。倘放過一分。便日肆於禮上。
倘放過一分。禮便日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甚可畏也。

巽雙峰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
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
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
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爲
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
欲克己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邪。曰：爲仁由己。用力
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
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蔡虛齋曰：克己已
字。下得最好。不曰克私。不曰克欲。而曰克己。蓋私心
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惟知有己。故一向徇私去。註云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顏淵

十一

近譬堂藏板

謂身之私欲也。身對人。私對公。公則物我公共。人所
同然。而視聽言動皆禮矣。○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猶
言天理之當然。故下文只用天理字。無節文字。如慶
源說節者其限制等級文者其儀章脉理。恐未解得
此意。須看朱子解禮之用。則兼人事儀則。而此則專
言天理節文者可見。○克己之外。更無復禮。禮是吾
本有底物。被已推出去。今既克了己。禮便自復。故下
文曰：非禮勿視克己也。非禮勿視。則所視者皆禮矣。
克己外。豈有復禮乎。所以聖人只說非禮勿視。非缺
了復禮意思也。味集註。蓋心之全體。莫非天理。專指
天理下。却云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
勝私欲而復於禮云云。○呂晚村曰：克復。是指幾微
一間處。索性與他淨盡。到顏子地步。方可用著。此語
只第一句已了。下面反覆以決此一句。第二節論點
隨處是此句。不是另生枝節也。○朱子謂發動時固
用克。未發時須致其精明。始得。蓋未發之精明。知居
多。而發時之勇決。行居多。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此其所以不遠復也。紅爐點雪。雪消處

是行所以爲紅爐是如何○天下歸仁人每說入心性中以爲必無一日乍克復而天下卽共許與其仁之事不知夫子與顏子所言之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乍收之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已到至處第尚有渣滓未淨天理未純一之間故夫子令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云克已足極微之已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別故先儒謂之乾道今將庸妄暴棄之人看以爲一日克復卽天下歸仁自然信此說不及反以註爲非矣此等處總皆未盡古先之說而違仲已論只坐一箇心相耳先須知此章對顏子說顏子三月不違工夫到此已是大段了當其所謂已與非禮亦止是些子未盡處夫子教他索性打掃箇盡一日克已復禮是指盡頭說不是下手也○自大賢以下卽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已下手到已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則須於復禮着力然至此境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已工夫艱重無人不當由此道也○天下歸仁與仲弓之邦家無怨大段各別一邊是逐漸滲潤一邊是頃刻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三

近譬堂藏板

注滿

○

掘註解仁爲本心之全德禮爲天理之節文又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已將仁禮看做是一物蓋天理原是吾心之德則天理吾心所自有其不能不壞於人欲者以心存理亦存氣纏落氣分上便存偏私便是人欲故心爲身主而身之於欲皆心之私欲也勝私欲而復於禮便是氣分上事都歸到理分上來使人心盡化而爲道心故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朱子云已私有二氣稟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看來耳目口鼻亦由於氣稟以其纏落氣質便有耳目口鼻有耳目口鼻便有視聽言動之爭而非禮之私由之而起矣卽人我亦由於氣稟蓋理本一氣氣已分形既屬分形則惟欲自遂其私而或以非禮加人矣故氣稟自是已私根子但氣稟之偏所該者廣又不止耳目口鼻之欲與人我如偏於和柔便少剛毅偏於剛毅便少和柔非必偏耳目口鼻之欲與人我之私而後然也下面條目夫子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三

近譬堂藏板

就耳目口鼻上指出視聽言動之非禮教顏子做工夫而不統以氣稟言者以顏子所稟合下深潛純粹無許多偏剛偏柔處只耳目口鼻附載吾身總一視聽言動便與外感相緣畧非天然之中即為非禮不可以為仁矣至人我之私亦只為欲從自家耳目口鼻之便故單就視聽言動之非禮上勿之○他人豈教說明健只說得人人所同之克復不見得顏子乾道工夫緣他所謂明只是克時之明所謂健只是用力去克時之健如何透徹朱子云未發時須致其精明始得此方是顏子之明也又云教他索性克去此方是顏子之健也若未發時有一毫不精明則旋生旋克與原憲之不行相類矣若非索性克去則欲根未絕仍是仲弓敬恕工夫矣能於此處斬釘截鐵方是顏子本分○朱子本兼明健言明即知意也健即行意也陸稼書所以卑貼行說者是見顏子於理欲分上已是分曉不怕不知只怕行處未徹所以本文只在克字勿字上着力即朱子所謂類亦只是說健處意多耳但愚意此處明健相須如孟子所謂智聖相

似智是萬事萬物之理俱明徹於其先聖是力行其所知無一不造其極然智即貫徹到終未嘗離却這聖聖只完結其始亦未嘗離却這智非一明徹後只是行更無俟知也可知顏子之明必察幾尚須隨事如此未必如禪家頓悟法也當細參之○學會問若須隨事如此猶似他人做工夫非顏子之紅爐上點雪與如火烈烈之不可犯也曰顏子所謂如紅爐點雪又如烈火不可犯者以天資本屬至明至健私欲總到面前便於幾微處察之無不盡耳總察之無不盡便克之決然無餘耳豈夫子今日說箇克已復禮明日便克盡復盡不消更着工夫哉朱子謂顏子必問克復後方問為邦又曰一生只受用克已復禮四字又曰顏子問時却是初學與會子唯時不同可見此時雖未必不從事博約之教要亦不必認煞工夫將至也顏子克復與他人不同者只是天資高力量大徹始徹終工夫皆可擔當得來耳呂晚村單在一問未達時說大謬○朱子云不會做工夫底克已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總克已便復禮觀此則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齒

近譬堂藏板

子是會做工夫底可見只重克己便能復禮半邊而克己又要復禮特兼為不會做工夫者言之耳故朱子又云固是克己便是禮然亦有但如克己而不能復於禮者故聖人對說在這裏曰亦有曰對說這裏見聖人言語包括雖為顏子言之不此可為顏子言之也觀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今明將克復一漆說了不分兩層蓋論學者用功則克復兼盡為密論顏子地位則克復一申為精凡從朱子須得其言外之意乃善○初齋拙工夫重克己以己不克則禮無從而復也漸次細密工夫却重復禮以禮不復即已之所克猶未盡也人只知重克己不知克己包不得復禮而復禮却包得克己此聖人既說克己必說復禮若時解但云克則禮無不復竟可說克己為仁不消再說復禮二字矣或曰如子說則單說復禮為仁不更加克己二字可乎曰博文約禮未嘗說克己二字何嘗不可只為博文是致知工夫約禮是力行工夫既博文如何便約之於禮此中交接頭使知行合一非克己不可夫子平日猶未曾盡教顏子故於

此直指出來見要復禮必克己而已無不克則禮無不復克己是約字中正做工夫而復禮即約禮之結果成就處也況禮與仁原非二物而已私在外則禮是坐定底為仁工夫要復禮亦是坐定底特不可不克己以復之耳故下文條目不說己只說非禮正有妙處朱子亦惟重復禮故集註以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先提起來說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却拙出來說也語類云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己是要復得此禮又曰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缺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乃是精處又曰下面四勿字便是克復工夫皆以禮為準此皆朱子重復禮說而諸儒俱未見到者也○問徐誠叟說此是克己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己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朱子明云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二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又曰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日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
仁與之一月能克已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月內
都無不仁底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觀此則一日克已
復禮不單就成功之一日言可見蓋聖門做工夫只
是無窮無盡若謂一日成功有天下歸仁之效則豈
有此一日之前天下皆全不稱許其仁只到此一日
天下忽然歸仁之理須知已是日日要克底禮是日
日要復底一日內已既克禮既復凡視聽言動各各
當天理這不是人不可見底事物心妄得不稱許其
仁明知總問斷了人便不稱許其仁矣但日日克之
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成功之一日其
克其復到圓滿無欠缺處則天下之歸仁亦到圓滿
無欠缺處也若單就成功言則克復歸仁皆無漸次
矣○或疑集註是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若克復
歸仁猶有漸次則猶如仲弓之微恕無怨矣曰非也
顏子只是至明至健一克便已盡一復便禮全一克
已盡一復禮全則天下如何不歸仁一日如此便二
日亦如此此所以爲效之甚速而至大也若仲弓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五

近譬堂藏板

日日敬恕未必得我盡在這裏已便克之盡恕惟之
物禮便復之盡也不曰歸仁而曰無怨只是可保得
無大不仁之事加諸人耳未保得盡無私害理而皆
歸以仁也必到持敬行恕工夫做到始能心存理
得而無怨之極亦如顏子之天下歸仁耳此乾道坤
道之別若謂仲弓工夫有漸次顏子工夫全無漸次
則今日克復明日成功而天下歸仁第三日便現成
做聖賢毫無所事專矣不亦謬哉○本具此仁底是
這箇心克已復禮底也只是這箇心只看我這箇心
何理何欲經何理便是仁何難之存此所謂機之在
我而無難也

我而無難也

顧按註訓克爲勝訓復爲反此如掃蕩賊盜者城邑

爲賊所據便爲他所存須是勝了他這所據之城邑
方復歸於朝廷然亦有器勝了賊兵尚掃蕩不盡則
城邑猶非朝廷所有算不得復即算不得克也此克
已必要復禮乃爲仁○註訓爲仁不解曰謂之仁而
日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下所以二字見爲仁
須是克已復禮以爲之與爲仁由己之爲字一樣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六

近譬堂藏板

存疑說是○朱子既云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蹠踞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去已私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此既克已又未盡禮之說也又曰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禮時即把做人欲斷定而復禮乃為克已之盡也又曰克得一分人欲去便復得一分天理來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此復禮即在克已上用功無兩箇工夫也第一說是分說第二說是統精細盡頭處說第三說是合做一箇向前進說不貫徹不知克已復禮四字之妙○朱子謂呂與叔克已銘將已與物相對時克為有病已私是自家身上事與物未相干在蓋人我之分特私欲之一端而已身上私欲其不與物相干而纏擾者尤多今但與物相對時用克則不與物相對時便不下克已工夫何其粗也虛齋謂私心生於物我之相形正犯此病○朱子謂發動時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在這裏打瞞瞞像鼠等有私欲來時旋捉

來克如此得各觀此謂未發時雖無私欲之前只瞞瞞像鼠便是私欲伏在此下然則所謂致其精明如烈犬不可犯者只是一箇戒懼乎其所以不昭恐懼乎其所以不聞所謂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也若因下章以敬告仲弓而謂此章無敬字則非矣呂晚村謂未發之精明知若多殊不知既是未發用不着行亦用不着知精明只是嚴敬中自播呀非用知也○講天下固要與仁禮交關親切然謂我如此仁天下亦如此仁我如此禮以治已即如此以仁天下便非蓋我方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同歸於仁此雖有是理却說得虛了惟我與能一日事事皆仁則天下共見吾之仁而稱之方說得實落或疑程子謂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朱子已載於集註而語類又謂一日克已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日克已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似又不能事事皆仁矣殊不知朱子又云雖無一事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者正以考驗其效只在一日之間已之克不克禮之復不復不必合終身總見其事畢

皆仁亦不必一日盡見天下之人總爲天下歸仁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已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七

近譬堂藏板

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

或問然則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顏子問夫子克己復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仁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廿二 顏淵

丈

近譬堂藏板

之爲體矣。然夫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之。而夫子復以此告之也。蓋禮爲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精而小。而夫所當爲者皆禮也。所不當爲者皆非禮也。禮卽天之理也。非禮則己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心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按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幾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

語類問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略當得是禮。與非禮。○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如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總見非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充

近譬堂

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繼禁止便克已。繼克已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人。聖人便發他一刀。截斷着。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人來底。然以恕上更好。做工夫。○非禮勿視勿聽。姦聲亂色。不可聽明。子樂。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顏子聞克已復禮。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曾子一唯。悟道。直是直截。如何。曰。顏子資質固高於曾子。顏子問目。却是初學時。曾子一唯。年老成熟時也。○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已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已復禮一句。却尤親切。○問夫子答顏淵克已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答羣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詎是隨其病處。

使之做工夫。若能認言。卽牛之克已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已復禮之功也。○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厮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他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因問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顏子是進前與他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先生因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侍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勿字。顏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視。所以不及顏子。○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是自己。家做工夫處。又曰。伊川說。由乎中而應乎外。是說視聽言動。四者皆由此心。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却是就云。由乎中。所以應乎外。某向見傳本。上句初無所以。

藏板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三

近譬堂藏板

字又曰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問
問論語顏淵問仁與問為邦畢竟先是問仁先是問
為邦曰看他自是有這克已復禮底工夫後方做得
那四代禮樂底事業○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日
不視那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
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
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
非禮○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
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
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人須會問始得聖門
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曰克已復禮為仁聖人恁地
答他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已如何謂之
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人答他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不再問非禮是如
何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勿動又是如何但
云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這是箇答問底樣子到司
馬牛問得便乖聖人答他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訕斯
謂之仁已乎他心都解外去未必將來儆切已工夫

所以問得如此又謂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恰
似要與聖人相糊底說話這處亦是箇不會問的樣
子○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為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却是與克己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已工夫
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
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揀易底做却
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謂非禮勿者
只要勿為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何誰不知只是自
然去倣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知
旋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非而實非者
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
白底倣將來這箇道理又如何得會自見○問四者
還有次第否曰視為先聽次之又曰哲人知幾誠之
於思此是動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此是動之
於身○問知誘物化遂忘其正這箇知是如何行樂
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知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
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物至

則知是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言斂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這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四句莫有優劣否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三

近譬堂藏板

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

補義 伊川曰人之視最在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自有次序

同 大全雲峰胡氏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力於勿字○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非由動之幾將有誤認天理為人欲人欲為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亦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誦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慶源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無有形迹可見然操則有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之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三

近譬堂藏板

先週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為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逆觸即動而應無蹤跡可尋捉處○胡氏曰心今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葉氏曰日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日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陳氏曰知指形體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為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息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為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為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雲峰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于前其中則遷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爾○慶源輔氏曰蹀屣氣安屣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陳氏曰戶之闔闢所係在樞弩之張弛所係在機人心之動

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昏亂故必至于妄誕煩則心不措一故必至于支離○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以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雙峰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畧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一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蔡虛齋曰此章乃聖賢傳授心法蓋從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相傳秘指只是精一執中梅則祭夫二者之間而不離所謂至明以察其機也一則事其

本心之正而不離所謂至健以致其決也。○呂晚村曰：四勿字用功全在未發之前。如緜火精明直是犯他不得。若欲衰欠猛。陰翳消燦不淨矣。○非禮之根在中。而視聽言動在外。勿視聽言動于外。而禮復于中。程子由應制養四字弊病工夫體用都在。○聽聽言動皆身而勿存心。○勿是只要勿他非禮耳。視聽言動固不可無也。○總註至明至健二句。似于仁外添出智勇意。不知原是本文所有。非添出也。說箇非字。便是智。非至明何以知其非。說箇勿字。便是勇。非至健何以能爲勿。故知非智勇安能成仁。聖人言語本是徹上徹下。得註中提出分外分明耳。○陸稼書曰：顏子此時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無疑。但恐有所遺漏焉。而克之不盡。復之不全。故直請其條目。夫子謂已之根潛伏於內。禮之源渾然於中。者無曰之可言也。惟其萌於念發於事。始有目所指。夫抵皆附視聽言動而見。惟制之於視聽言動。勿使有一念之雜。一事之差。則潛伏者可消。而渾然者可全。無非禮節無非仁矣。此程子所謂制外養中。卽孟子集義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三

近譬堂藏板

養氣之法也。○大全許氏及蒙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已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此說最鑿。若以心與事對言。則禮與已各有內外。若以發與未發對看。則禮與已皆發而在外。故程子謂制乎外。以養其中。緣視聽言動都在動時說耳。安得如蒙引之說。大全又有以視聽爲外。言動爲內。視爲外。聽爲內者。此則又就視聽言動上細分之耳。却不妨。

○蔡虛齋曰：嘗惟顏子於理欲之分際所在。能皆如此。分明乃反不知其條目爲何。須看直請其條目意。如何。蓋夫子所以告顏子者。只是要他克己復禮。顏子便曉得何者爲己。而在所當克何者爲禮。而在所當復。但不知夫子是要他克去何物。○四勿不必分謂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大抵四者身之用也。夫子無此內外交進之意。○顏子之非禮。非若他人之非禮。畧畧出天理些。便喚做人欲。便須克了。言動皆有所觸。而後發。如何說是謹其自內出者。要皆是制外養中也。○林次庵曰：仁者心之全德。就該動靜了。言克己之日。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却就動上說。何也。

杜欲在人必動而後見若謂時思慮未起私欲未萌亦無可克處故克已工夫須就動上做然必動時方克靜時都不簡點亦不得故聖賢復有持敬涵養之說也然聖人不以告者動靜交養是學者事顏子生知之亞靜亦無待於簡點也○陸稼書曰程註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二句論工夫則內外交相養固應並重然在此章則重在制外養中邊朱子謂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此亦是

本文言外意

辨按克已復禮便合明健意或反以下節有非禮勿視四句上節不實講者非也夫子非不以工夫告顏子顏子亦非不知克復工夫而問也特所問者目耳夫子非禮四句只分條條與他看○博文約禮工夫始終皆不可離非前半截做了博文工夫後半截只做約禮工夫也只因顏子天資聰明聞一知十博文工夫易於到手換非字之前夫子不消更教他辨其孰爲禮孰爲非禮而任曰非禮者即勿之也其實平時要嚴其非禮事也要各察其非非只要行不要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十二顏淵

二

近譬堂藏板

知也此註中非至明不足以察其幾非至健不足以致其決必兼說在這裏視聽言動之非禮到而前即必覺者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也一覺其非禮而即勿之者所謂知之未嘗復行也此視聽言動之非禮雖或有本末精粗之不同而顏子之察幾致決者則一也○此節雖說克已復禮條目而爲仁由己之意即在其中觀集註訓勿字謂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今勝私復禮之機只操在此心勿與不勿之謂非即爲仁由己之意乎故或問謂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特毫忽之間語類謂今人只爭箇勿字正謂此也○朱子云若能誦言即牛之克已復禮也答樊遲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已復禮之功也蓋言誦便是非禮勿言之一端從此克已復禮便是從一角之偏處做進去告樊遲之居處執事與人亦只是非禮勿動中事○存動罷大畧已該得子至告仲弓之持敬行恕嚴告司馬牛樊遲着雖說得渾淪亦是內外大小夾持而行故做將來皆克已復禮之功也若告顏子之克已復禮

該得告牛與進者自不必言亦非與引乾道坤道之別便隔絕不相入也未發時致其明如烈火之不可犯便是敬之貫徹於靜也既發便與他一刀兩斷決勝了他便是敬之貫徹於動也只是一非禮便勿視聽言動則凡所視聽言動皆純乎天理無不中節而安存不怨春平仲弓惟不能一克便克一復便復故說敬恕非謂顏子之克復中便無敬恕也或曰敬為敬始徹終工夫顏子有之是卒若恕要勉強推行顏子明健或不消如此日只是見得快河得斷不似他大之怨取善費力有多少幸耳若謂更不要怨須是純仁乃得有疑謂顏子生知之亞靜無待於簡點謬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三

近譬堂藏板

視按蒙引謂四勿不必分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夫子無此內外交進之意非也朱子或問明如此說蓋總而言之則視聽言動皆是外面事故程子謂制外所以養中若細分之則視聽各外人而動於內言動自內出而接於外再細分之則言動固由內而外而視亦將內裏底引出去聽却是聽得外而底來也道理何妨分曉而必欲儻侗說乎○或問云四者之間由粗而精由大而小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可見非禮是世間自然有底非必我欲視聽言動方為非禮方要勿之也况顏子至明以祭幾正如烈火雖明安得先有欲視聽言動非禮之心而後勿之乎時解都說得粗了○請事斯語時解單指四勿之語思謂四勿不過克己復禮條目耳請事四勿之教便是請事克復之教無兩層

詩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

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

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至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美

近譬堂藏板

或問二章之說曰修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而仁在表矣至於在那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夫為仁非以求是效也而并言之蓋將使之以是自考耳然顏子有王佐之才故以天下歸仁言之仲弓可當君佐之任故以臨民及物在那在家之事告之亦各有當也曰弟子之間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何也曰二子蓋度其能踐是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充是對而記之也

請類

文脈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至敬行恕下兩句是以効言曰此六句又須作一斥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効驗說却幾乎開子遠兩句蓋內外無怨

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能以仁便是我為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縱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便縱着箇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用用心矣○或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三

近譬堂

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問孔子答顏淵神弓問仁處旨問否曰不乎多火槩也相侵只答顏子處是就心上說工夫較深密爲難問二條在學者則當並行不悖否曰皆當如此做當克已則須克已當出門如見大賓則須出門如見大賓○克已乾道也敬恕坤道也忠信進德修辭立誠表裏通徹無一毫之不實何更用前內坤卦且恁地守顏子如將百萬之兵操縱在我拱揖指揮如意伸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已之至亦不清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已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子升問克已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不必如此說只見得一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已終不成說道我知未至便未下工夫若以大學之序言之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修爲終不成說知未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強耳○袁子節問克已復禮何以謂之乾道

王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推已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至於敬然後能行其恕○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已欲爲君子則欲人皆爲君子已不欲爲小人則亦不欲人爲小人曰此兩句亦是太綱說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恕始得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蓋忠是盡已也盡已而後爲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爲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爲不理會忠而徒爲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卽此論也今人只爲不能盡已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問恕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恕

藏板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天

近譬堂

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問在那無怨
 在家無怨或以爲其怨在己或以爲其怨在人曰若
 以爲己自無怨却有甚義理○克已復禮是剛健勇
 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他平穩做去
 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已者要一服便見功效
 怨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又曰仲弓出門如見大
 賓爲仁如把截江淮顏子克已爲仁便如欲復中原
 又云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告顏淵底是殺賊工夫
 告顏子底意思是本領已自堅固了未免有些私意
 須一向克除教盡告仲弓底意思是本領未甚周備
 只是教他防捍疆土爲自守計○問持敬克已工夫
 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
 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
 克已若不克已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問仲
 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云云伊川只說
 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已恕以及物看來須如此說
 方全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兩句所以
 只說做敬○問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乾

道者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
 道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着那一邊○或問伊
 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嚴若思時也聖人之
 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荅那人則但云公且去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
 時自是常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
 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
 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
 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
 ○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
 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
 弓如守成之君顏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宣伊川
 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
 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
 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潛夫曰舊嘗問先
 生說顏冉二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那
 賊出仲弓則先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

伊川曰大賓大祭只是敬也敬只是不私之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无

近譬堂 藏板

也才不敬便私欲傷端害於仁○游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以開邪存其誠而已○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也○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也○仲弓能請事斯語則於非禮勿動亦無浚焉○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於心○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上章天下歸仁是以克己復禮之效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已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雲峰胡氏曰敬以持已○收斂此心○人來恕以待人是推廣此心○出去○新安陳氏曰只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已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峰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特敬之氣象耳

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功之要○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雙峰饒氏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之恕矣○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周顏子疾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那家無怨其應狹而緩○蔡虛齋曰仁非敬不存○非恕不行○不敬則所以處己者未免於私意而有以來人之怨○不恕則所以處人者未免於私意而有以來人之怨○能敬且恕而仁下○故夫內而在家則父母稱其孝兄弟稱其友外而在邦則以上得君以下得民○總是仁之效○上章天下歸仁○此章那家無怨○怨即歸仁之反也○要味主字行字意思如何○出門使民而不敬者有矣○未有見大賓承大祭而不敬者也○使民如承大祭非不接物也○然敬還是自家敬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十二顏淵

三

近譬堂藏板

是外貌狗人從至誠惻但中流出來所謂無忠做恕不出

蔡虛齋曰天下歸仁是亦以其效言之獨不言使以自考者顏子無待于此也○呂晚村曰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痼故必當峻補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邢家二句與上章歸仁相似而實不同上章極言其效之速而大以克復都在盡頭處說所謂乾道也此章邢家無怨是在敬恕用力克積上說必到此處見敬恕之量是所謂坤道也

門使民時亦是如此至敬但動時易得走失故益當

着力耳即出門使民亦是如此至敬但動時易得走失故益當

一二言之非但舉二事而推類到別事也兩如字不

是形容之辭出門人便視為小事見大賓人便視為

大事使民人便視為輕事承大祭人便視為重事大

事重事便敬小事輕事便不敬矣惟不論事之大小

輕重皆一以兢兢業業戒慎之心處之方見敬之密處

提用於已道理恕是施於人道理私意無所容不必

分內外○敬以持己只是收攝得心在恕以及物只

是事事順天理合人情非有委曲姑息之私也即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道理○有諸中而後見於外其

實見賓承祭亦非全是外只明其敬之見於應事者

言儼若思時則此敬全在其中○呂晚村曰人心

只有一仁何處著敬恕名目只為私欲所間隔則此

心放矣而不存便與仁體日遠耳敬恕所以去私欲

以存心心存而後可以復仁體○敬恕是所以存心

存心亦不即是仁但存到熟處盡處更無私間斯仁

耳○只是敬要無時無處無事不然則心存而理

得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于全身中隨地

提示箇下手景象耳○陸稼書曰仁是心之德人所

以不能全其心之德只是為私欲牽引去為私欲鋼

蔽在惟敬則能收斂此心使不得牽引惟恕則能推

擴此心使不至錮蔽○看圈外程註講敬字以心廣

體胖言之又以謹獨言之見得敬不是勉強束縛之

敬亦不是外貌裝飾之敬以程子之言推之恕亦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三

近譬堂藏板

句都是實理莫作相形說○僅能持己以熾不能不欲勿施則只理會自守無溫厚愛人氣象此仁便不能流通於人而無所聞故主敬而又行之以恕方得然不到那家無怨則我之敬恕猶未到無一毫不滿處也故朱子謂六句須要一片看○註云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此便見是坤道工夫若克已是認定私意所存之一刃揮斷便了茲則以敬為主以恕為推戒謹於存省之際而私意無所萌繫量於人已之開而私意無所行敬恕時未便是仁操存既久則一私不留而心德全矣○敬是全體工夫貫乎動靜只是用論做工夫敬處為多然不推行也不得故二者不可闕一程子謂無忠做不出恕來今夫子以敬恕兼言而不及忠恐忠只在敬裏而包了蓋盡心之實處是忠持守之嚴處是敬有此嚴敬之誠便是實心之誠了故朱子謂出門二句下又綴已所不欲二句當串看者正以此也○朱子云若只以下兩句作効驗說却幾乎間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到這裏方是克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可見上

章說歸仁未嘗不要自考虛齋謂顏子不消自考是甚麼話說天下豈有信心自是底聖賢而晚村謂克復歸仁在盡頭處說那家無怨在敬恕克積處說者亦未必然也○學會問朱子謂答顏子仲弓問仁處不爭多大槩也相似只答顏子處見就心上說工夫較深密為難豈仲弓之敬恕不是心上做工夫而顏子之視聽言動獨非見於外者乎曰出門使民不欲勿施未嘗不從心裏做出來只是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不待非禮既視聽言動了然後經去禁止只是木發時極致其精明一存非禮決然掃除了不待外前事事涵養事事推行故曰就心上說工夫較深密為難仲弓未便能如此且就出門使民不欲勿施上遂作用工夫雖未發時心亦非閒放在這裏然如何有顏子精明顏子深密此以二賢分量自不同也

禱按程子謂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有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此言無大小輕重隨時隨地都是敬自然心廣體胖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此以其無不敬之後言也而所以致此各

吃緊處只在謹獨故又曰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
晚村謂仲弓虛邪深病故必當峻補此說非也至數
行恕正是緩緩調養之法○醫家只有峻攻凡言峻
補者皆妄也元氣既虛豈有一劑兩劑補得之理若
顏子自是峻攻仲弓只是調養關防正氣實邪乃自
去耳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魍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
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
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三

近譬堂藏板

矣

類仁者其言也訥這是司馬牛身上有病去得此
病方好將息克養耳○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
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
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
這裏○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
其言也訥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
人欲之勝負

圖大全雲峰胡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
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一也○蔡虛齋曰牛
多言而躁其病在於心不存夫子答其問仁何不只
告之以存心使其於病根所在致力而乃以訥言告
之何邪曰自源頭可以及流沂流亦可以得源故但
訥其言心便收攝在固一舉而兩得也如此則得訥
言字面出於牛易於體認存察耳○多言而躁言既
傷於煩而發得來又躁不仔細思量於發○呂晚
村曰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

也。詎則不是詎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詎則是仁者

自詎。非詎言。即仁可知。按朱子云：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

不逮。其言也。詎。是此心持守既定。後說出來。自是有

二句。在人自看不到耳。○仁者。但是心存。不放耳。何

嘗。自。知其言之詎。若有所詎。而不易發。註下一若字。

正。見自然形出來也。此一句。不過舉一箇塊成仁者。

榜樣。與他看其字也。字正是指點之神。一倒做詎言。

則失之矣。但牛若用功。則又當從詎言下手。言漸漸

謹。則心亦漸漸存了。此意又一層在言外。○言詎是

一端。不但曰一端。而曰其德之一端。可見有全體之

德。而後有言詎之端。也有諸內方。形諸外。即其外可

驗其中。禎。按只因司馬牛身上有此病。故就詎言來說。若仁

者。任他外面那一件。無不是心存。不放。底樣子。註云

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此特偏端之一方耳。與能

近取譬之方。又不同。忽以求仁。如欲止邪。幾者。從大

路。上行。詎言是從迂曲小道上行。然工夫深也。自有

到時節。乎。曰其言也詎。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詎

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三

近譬堂藏板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

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

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或問為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為耶曰仁者之言無不切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耶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

論語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識語豈復知是非善惡仁者只知為之難言之得無切乎○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道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會見箇事聖便天來大真也敢輕輕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語

近譬堂藏板

一兩句說子○問仁者其言也切只是切於言意思吞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切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它心裏也自不知得○仁者之人言自然切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知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為之難言之得無切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子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識胡亂做者必不致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

論語朱子曰可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己底工夫須是逐箇理會仁譬之屋瓦已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二門言切是箇小門雖皆可進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便處說

論語大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切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則以切其言為強明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為仁

道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者以心存爲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于此章兩以心存言。○陳氏曰語牛之說又下於雍非祕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者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覺。終身爲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每難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蔡虛齋曰爲之難者。以道理難盡。真知其難爲而不敢易爲之。不敢易爲之便是用心。仔細務盡。道理故其言自然。訥若以苟且心作事。何難之有。蓋爲不知其難也。惟不知其難則輕易其言矣。○蓋其德之一端也。謂仁者之德不止此。此特其衆德中之一德耳。小註四勿甲之一說未切。○呂晚村曰心存爲前一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五

近譬堂藏板

辨按爲之難心存便存爲難裏面言之。認心存便在言認裏而未嘗不可乎。說但本文却是疊說下來。推明仁者言認之故。故用得無二字。要能從此內細思量。○爲難言認不是言顧行之意。言顧行是惟恐言

有餘而行不逮。此則見仁者之心其難其慎無一事可容易做。自無一事可容易說。非因爲難而後認言也。得無二字與爲難不是二心亦不是二候。○學會問仁者心常存自然言無不認。固非強閉之而不出。今教牛從認言做工夫不能自然。心存言認莫猶是。用強閉之法否。曰非也。總要謹言便是凜凜操持。此心言認得一分心便存得一分。豈強閉之耶。從此而謹其行也。是如此。謹視謹聽都是如此。則心無不存而理亦無不得矣。○禎按爲之言之之字不指事指理而言。所當爲之與所當言之只是一箇道理。無有兩箇要爲他難。要言他又豈可容易乎。時解以之字指事。豈知爲已是事。了若作爲事難便未通。言事得無認尤未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魁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同大全厚齋馮氏曰內憂其兄外懼其禍也○陸稼書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心常泰然世間可憂可懼之事最多而不能以累君子之心處平常之時有得失之可憂懼也君子則得失當前不憂不懼處變故之時有利害之可憂懼也君子則利害當前不憂不懼或以不憂懼而聽天下之紛紜或更以不憂懼而消天下之禍變故恒人終身憂擾於憂懼中者君子止見其坦蕩蕩而已○呂晚村曰司馬牛只問君子又不曾說到家難如何夫子便與他商量處向難之法乎夫子因其常懷憂懼故以此開導之其實君子之體象如此非專為處兄弟之思而然也不憂不懼與上章其言也同是現成體象到內省不疾乃推出工夫致此之所以然其間煞有至義處變之道亦在其中耳

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非遣之也向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

辨按輔氏云不憂不懼疑若有之而強非遣之也愚意兩不字甚有力正見斷然不如此便是成德境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美

近譬堂藏板

但語氣渾淪未推出所以然工夫故司馬牛未之悟耳兩何字承內省句來故語氣如此與兩不字義意原無殊也○就君子身上大槩說則不憂懼自兼常時得失變時利害而言他解因對向難作亂單貼禍患畢竟

未全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

德全而無疵故無人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

遣之也

語類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為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附 朱子曰有憂懼者內有所歉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疾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

精義 范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司馬牛未及此也疑君子之道不止如是而已內省不疚則不愧于天不畏于人由此以至於樂天知命獨立不懼聖人之事也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有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歎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哉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同○饒雙峰曰無愧是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十二顏淵

三

近譬堂藏板

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蔡虛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然則向難作亂牛內省有愧乎以為有也則非其罪而夫子其教之無憂懼矣以為無也則司馬牛已君子乎而此一事便得為內省不疚乎蓋夫子之言意渾然而盡其在我之意亦在其中牛亦自可意會○林次崖曰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幽則合於鬼神明則合於人禍患無自而至固不至於憂懼縱有意外之患可憂懼亦不之憂懼矣故曰夫何憂何懼不至於憂懼者患迥吉也不憂懼者理直氣壯也○陸稼書曰強為排遣者當憂而不憂而可憂者將日生當懼而不懼而可懼者將滋甚是一無忌憚者之所為也夫子之言不憂不懼者皆由其平日所為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一旦臨事內省諸心無一毫疾病故得失可任也利害可聽也非不憂也自無可憂非不懼也自無可懼此即所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非可驟到誠能於此有得焉以處憂患之道雖未指其事而言之而其教之也至

矣但內省不疚一語意味深長朱子以平日所爲無愧於心補夫子言外之音可謂親切矣學者又當思平日所爲何以能無愧於心必也如顏子之克己蓋子之集義真積力久一私不存事事合義其庶幾乎又須知這箇不憂不懼全從憂懼中做出來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箇景象君子無須臾敢懈也惟其有終身之憂故能無一朝之患

吳蔡虛齋曰憂者心懷憂戚懼者懼禍將至也憂對樂言懼對安言樂然後安憂則必懼可把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照看可見憂全在心懼是作事有所怵畏之謂○仁者不憂坦蕩蕩也無愧於心也勇者不懼無所攝於外也內省不疚則吾之氣足以配乎道義吾之志足以質諸鬼神行與言會自無可憂懼縱有非意之來亦非已所自致而不必憂懼矣或曰不憂不懼未說到吉凶禍福此泥也且看向應作亂牛常憂懼憂懼甚麼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豈都是不說到禍福○呂晚村曰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十二顏淵

矣

近譬堂藏板

憂懼之事而自者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修所有豈得打破此二字哉

按惟其憂患恐懼爲君子操存所有所以能無疚

於心所以雖當得失患難之來而不憂懼也從憂懼

中削看不疚見得不能必憂懼之不來而能自必其

不疚則兩何字道理已透在上句中兩何字只輕接

而得○內省不疚內字亦要看蓋知不疚之在內則

知得失患難在外之不是憂懼也○仁者理足以勝

私故不憂勇者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但說內省

不疚只是理足勝私之意未有氣足配道義意但理

直則氣自壯所謂仁者必有勇也○憂是憂慮懼是

恐懼事未至而憂恐事將至而懼不恐果存待失禍

患之來而然也晚村貼煞臨時對不疚在平日說非

是蓋平日所爲無愧無心故內省不疚內省只是時

時自家省察既無疾病自無憂懼耳非斷得失禍患

之來乃內省也

補按時解謂憂自內生懼自外入豈恐懼之心不生

於內。憂是泛常。憂懼則又加。示切矣。○多言而躁則見易不見。難多憂多懼則又尤難。不見易合來只成一箇虛言。無實用之。人上章說為之難。便是教他心存此章說內省不疚。便是教他理得。然心存便理得。亦必由於心存。則寃非兩箇工夫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或問：司馬之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桓魋嘗欲弑宋公，又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顏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為憂也。
按：兄弟為亂而將死，尚不知憂，非歎然無友愛之情。則發然不知得喪之聖者矣。夫子上章以不憂懼告之，正是發他反己自盡從實地做工夫。故曰內省不疚，與子夏敬而無失二句之意同。因此而責司馬牛以不當憂則謬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堯

近譬堂藏板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或問：有命在天之不同，何也？曰：張子謝氏言之矣。在天之說若不同者，然隨其所遇而貧富貴賤當然之理無不在焉。則二說亦互相發明也。

按：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力不得。○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為之主宰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意只說是死生是稟於存生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朕下存時適然遇着非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固是歸

稟於有生之初。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子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存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蓋緣它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精義**橫渠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罕

近譬堂藏板

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于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辨**按死生稟於有生之初。富貴隨天所與。這皆就氣上說。張子謂有命以氣言。在天以理言。分理氣未是。絕說理便是吾人着得力處。故下說君子敬而無失。二句也。○富貴更是有生以後事。因推言其莫必。故曰在天者。因此而謂以理言。則當可必而非莫必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

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釋義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或言司馬牛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子夏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若大段着力不得也不奈何。若未然後可諫尚可着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吞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令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十二顏淵

望

近譬堂藏

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為至也。○謝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意在急難無助而已。然操恭敬之心以遊世也。又何患焉。四海之內皆兄弟。豈信以為真若己之兄弟也哉。愛人而人常愛之故也。命自其所稟言。天自其所遇言。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修身使兩盡其道。○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修己是有命而無

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峰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問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

○新安陳氏曰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林氏

崖曰敬該動靜持己以敬動靜皆敬也。○呂晚村曰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頗臻至處語

病在下二句耳。東坡之打破敬字岸叟之何如無心其見地淺深不同。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者也。

釋雲峰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也。

自乾爻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按牛之憂無兄弟。亦非不當憂者。但不知以天命自安。則徒憂無益。而反生後與之心。不知以恭敬自盡。則終無以感化其兄弟。而免其憂也。故子夏既有以解之。而復有以勉之。其道盡矣。○子夏病處。只在下皆兄弟三字。蓋兄弟自兄弟。四海之人自四海之人。雖親愛之。要不可與兄弟等耳。若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句又當另講。不可連讀言四海之疎者。尚可感化之。使親愛如兄弟。何況自家兄弟。豈有不可以敬恭感化之理。而又何患乎無兄弟也。若就皆兄弟句說下。見不患無兄弟。則認四海為兄弟。而置自家兄弟於不顧。愈失之矣。朱子明云。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乃胡雲峰以四海皆兄弟為理之一。何患無兄弟為不知有分之殊。恐因子夏之語滯而更生病痛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聖

近譬堂藏板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

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或問蘇氏曰潛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

語類諸是諸人是不于已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愬是愬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是又添箇遠字贊之○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不得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顏淵

望

近譬堂藏板

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爲子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底資質於此等處有不察故夫子語之否曰然

或問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譎而行其譖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爲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畧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爲有得于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雙峰饒氏曰浸潤則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要詳覺與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失果在何處其察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箇易疑易信底人易疑生數而易信生愬○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諸人者使其正言之則人皆識之矣語其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習者或不察也○蔡虛齋曰子張問明夫子曰云云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器

近譬堂藏板

日間辨惑。夫子又曰。云云。則子張躁率之病可知矣。○註云。遠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圈外。曰。此句不差。只是視遠推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與上句不合。蓋自為一說。亦不必與書本旨合也。書言視遠推明。與聽德惟聽一類。○人須要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子張為人。恐於此猶未也。○林次崖曰。註曰。不徹於近。卽遠也。蓋近處蔽則明不遠。不徹於近。則明之遠矣。○呂晚村曰。子張止明。明大子深。出遠字。而詞繁不殺。正爲務外好高者。其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第爲明而爲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反求於近耳。○陸稼書曰。夫子與子張論明。謂只在人情物理上。能精細。便是明。便是明之遠。不必遠求。蓋因其有務外自高之病。而藥之也。夫抵好高之人。往往窮極於天地古今之遠。而失之於人情物理之近。自以爲明。其暗已甚。不知明者。是非邪正不惑而已。而是非邪正之淆於諸愬者。最多。諸之術不一。而莫難辨者。浸潤之。蓄愬之。術不一。而莫難辨者。膚受之。愬一。則用緩而使聽者不覺其入。一則用急而使聽者不及致詳。皆術之至巧者也。二者行而天下日以多事。究竟非二者之過。而使之行者之過。我胸中未嘗有主張。故投之而易入。激之而易動。果能養得定。見得透。是非邪正。洞然於我心。彼二者之術。雖工。自無間而可入。無隙而可乘。譬如狐狸鬼蜮。能行於風雨晦冥之時。不能行於白日青天之下。此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先覺者也。這箇造詣。不是一日可至。必平日若敬窮理之功。至精至密。方能有此定識。定力。到此地位。豈不是明。豈不是明之遠。若於此。看不破。立不定。任其顛倒。縱使明乎天地之理。達於古今之故。非徒無益。而我之才識。皆爲彼之所用。才愈高。識愈多。爲病愈甚。不可謂明。何論遠乎。○李袁一曰。人心本來自有明。到被人欺來。瞞去。不是人能欺。瞞得我。都是我心中私意。紛擾本體。上不光潔。不定靜。可以間而投。可以激而怒。所以浸潤膚受。紛然得行。○李毅侯曰。不行諸愬。全在心體上說。譬如鏡然。只在

拭上用。工不在照物上用。工也。

按此章不指用明而言。指現成能明者而言。若是
浸潤膚受到而前時方講不行之法。則行者多矣。此
時而強制不行。如何可稱明之遠。須是物來坐照。任
他浸潤。膚受到而前。我已洞見了。如何能行之於我。
此是何等樣明。何等樣遠。○此夫子舉能明者與子
張做箇樣子。若單在浸潤。膚受不行。上做工夫。則反
察察而無當於理矣。此是偶舉近之易蔽者。以為言
者求明工夫。在居敬窮理上。不得混看。○可謂已矣。
都是現成稱贊口吻。因明字尚不足。以贊之。故又加
遠字。只是一箇道理。並無兩層。○諸恕不行之於我。
便是我不行。他底諸恕。此有何分別之理解。而時講
必謂非我不行。他底諸恕。何也。兩面兼看。正佳。
頑。按輔氏謂子張。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畧。自足之
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正對針不蔽於近。則明之遠
意。虛齋謂不對好高說者。非也。聖門雖皆在知行上
做工。夫然不實。從致知力行處下手。而第問明問達
都只就成效處來問。而不就加功上來問。即此便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望

近譬堂 藏板

驚外好高之病。一蹴要明。一蹴要明之極遠。聖門豈
有此捷獲之功。故聖人只就近而易蔽者與他說。然
只日不行。而所以不行之故。且令他自己思而得之。
則所以求明者。庶有深潛縝密之功也。○朱子云。是
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夫曰贊之。則不遇仍
贊其明而已。非於明之外添箇遠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

制其田里。薄其賦歛。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

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使民有勇
而知方。則武備飭而足於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
事其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者也。

此只是因是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
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

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蔡虛齋曰民信之矣謂至此而民信之也非謂至此方施信於民而教民信也味矣字可見信者民生不可一日無者也豈有直至兵食足後方始施信民無信不立專主理言註中安字貼此意○兵食民賴以生之物信則民賴以生之理也○民信之矣還至在上者言且看下文註云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是如何最要於使字上着眼力○呂晚村曰民信不當先做三項說周矣或又因本是兩項之語將民信講入兵食內若謂民信其足者則又非也信只是誠意字結無欺詐離叛之心原是兵食上邊事不精煞兵食故後面子貢可分為三耳看註補教化行三字固知教民信自有事在但此節止說兵食足而後信可孚不及教信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異

近譬堂藏板

之道正如救粟水火之仁不是更無教仁之事也○陸稼書曰這一章合常變以論政二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可見食重於兵而信尤重於食聖賢論政與權謀術數不同首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三句便是一部用禮的規模足食是制田里薄稅歛而使其倉廩實足兵是比什伍特簡閱而使其武備修至於重禮教崇信義以導民於兵食之前立學校明禮義以化民於兵食之後逮兵食既足則教化行而民皆以信事上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因教化一事不可置兵食之前又不可置兵食之後故另換一箇文法

異呂晚村曰答子貢止是足食足兵兩項實政民信

句即上句所致推帶說出猶之救粟富而民仁意故足食足兵不可作食足兵足緣有政事在也民信之矣不可作信民文法自明不可作三項說也直至子貢以三項問難夫子方以三項輕重答之要之此節說話時原本有三項事意○按民信之矣信字聖人原說得較輕只是民信服于上耳才指忠信誠信固

有之良也。到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

辨按首節食兵信。雖非割然三件事。平列然。民信亦不但是足食兵之效。試觀下節去兵去食。我亦不失信於民。使民亦不失信於我。則知另有一番教化之事矣。但食兵未足則教化未必大行。惟足食足兵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也。○陳新安云。民信之矣。以效言。民所以信之本。則夫子未之及。愚謂不但所以信之本未之及。即食兵所以足之具。夫子亦何嘗及來。註中倉廩實武備修教化行皆就現成言。論倉廩之所以實。必是制田里薄賦斂武備之所以修。必是比什伍時簡閱教化之所以行。必是崇學校明禮義。今時解以足食是兵為實句。而以我信之矣為虛句。何也。豈知之矣。二字從上二句討出者。以民之信上獲效在食兵既足之後耳。豈但以為是食兵之效而無庸實講乎。

顧按晚村看信字太輕。謂只是民信服於上。未指忠信固有之良。豈知民不全忠信固有之良。如何便信。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聖

近譬堂藏板

服於上亦何可謂之教化行也。○為政令下便要民信。只未易猝得。必足食足兵而後民信之也。正是重信不是重食兵也。
稼書說得極透。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是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說然則兵之可去何也。曰。食是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

圖林大崖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如寇敵交侵。饑饉薦至。欲棄城而去。信不可也。欲使信守城。則兵食不能兩全。欲存兵。必須令民出粟給兵。使民食足。然兵又缺食而散。亡是兵又不足也。是於三者不能皆全。必當去其一也。曰去兵者。蓋民間不罄竭而食足。吾倡忠義以激人心。則人人與我為守。雖無兵而

守亦固。故兵可去也。○陸稼書曰：這三件完備，便是
一箇太和景象。許多禍患，便可消弭了。卽猝遇事變，
亦不相立不定。只是有一箇時候，或被前人弄壞輪
到我手，一時難整頓，而又當水旱交作，強敵在境，人
心疑二之際，要這三件完備，勢有不能。只得將要緊
的先去料理。此子貢所以有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
何先之問也？夫子曰：去兵者，蓋當此時，勢只得且先
去。籌畫糧餉，固結人心，苟食足而信守，則無兵而守
固矣。所謂去兵，亦不是全不要兵，只是在兩卒旅之
缺未暇補也。戈矛車甲之弊未暇修也。蒐苗獮狩之
制未暇講也。

○**晏**蔡虛齋曰：不得已而去，言三者不容俱全也。如云
得倉廩實，又不得武備修，得武備修，倉廩實，又不得
教化行，則始去其一。何者在所去乎？此皆至危急言。
子貢又言：只據食信二者，若不容兩全，則當何去？子
曰：去食。下二句則言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之意。○呂
晚村曰：子貢議去，只要在三者分出輕重耳。意不在
去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異

近譬堂藏板

○**按**若食兵信俱全之後，猶有不得已則無爲貴王
政矣。況一旦不得已而欲於三者之中，揀擇而舍之，
豈仁人之心哉？是當國家有事危急時，倉猝之間，以
政救我三者，欲兼修之而不能，故議去者，猶言少
也。言少得那一件耳。仇洽在謂師旅外加饑，繼內起
此時，只與民固守，不更募兵，以遇敵卽所謂去兵。兵
雖不募，而公家之食所存無幾，又欲括索民間食，不
可得而徒然失信於民，故寧饑死而不失信。卽所謂
去食。此論與稼書說合。方是三者相妨，不能兼全之
意。若他說只坐不揣情理，自家失策耳。○晚村謂子
貢只要於三者分出輕重之宜，意不在去。其說近是。
然却看慮了不得已與兩去字。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冕

近譬堂 藏板

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裕者可得而言矣○
論語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曠其父各自求生路去

同大卒雙峰饒氏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爲政常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去○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未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爲急務然信爲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爲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處信

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林次崖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如倡忠義以激人心，人人與我爲守，然城中之食已盡，如欲得食，必須棄信。棄城，然信不可棄也。欲存信保城，必須得食，然食不可得也。是於二者，必當去其一也。曰：去食者，蓋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而食可去也。如張巡許遠之守睢陽是也。○呂晚村曰：此是聖賢直窮到底，打穿後壁商量，以分決事理之輕重耳。去兵在三者中計較，去食則二者相較，二者原闕一不得，必不得已，卽指三者勢已盡去，必不能全。就其中揀掉那一件，且專料理這兩件，故曰：何先？到第二問，一發必亡之理，食豈能去乎？然聖人曰：寧可去食，以見信之必不可輕，故又找下二句，以見去食不是挽回必得之策，但道理只有此耳。正見聖賢於義利界上分明淨盡，如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陸稼書曰：上節還未是十分危急時候，若事勢更急，連食與信二者又難完備，欲顧食則不能全信，欲顧信則勢必無食，利害在呼吸之間，無兩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季

近譬堂藏板

之策，此子貢所以又有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之問也。夫子曰：去食者，蓋如後世加派搜括之事，失人心以圖苟全者，斷不肯爲，只得因見在之糧，依着正道理，做去或幸而得全，亦不可知。若到事勢萬不可爲，則寧可就死，恐人道是這偷話說得迂了。故又申言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若夫信者乃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民無信則相欺相詐，無所不至，形雖人而實不異於禽獸，身雖存而心則已死矣。何以立於天地間，不若死之爲安。故爲政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不必說到無信亦同歸於死，如此則仍在利害上計較了。○這章與孟子桃應問曰：章同是直窮到底。○兵食俱以周官兵食言，原是不可去的話，去者是就不得已時說。若後世召募之兵，稅敵之食，與夫一切冗兵冗食，則不待不得已而始當去也。○齊氏曰：考井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於司徒，有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至

藏板 近警堂

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是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愾也。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食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守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饑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之素耳。○蔡虛齋曰無信則雖有食而生。然相欺相詐。與禽獸無異。雖有食不安也。為政者雖知信之當先。然其施為必自兵食始。若是則信之所全者多矣。若看朱子註。而有泥於人情民德之言。則或不得並行不悖矣。要此意。方明。按細看。民信之矣。信字自深。是舉成教而言也。故註曰教化行。若民無信。不立信字。却淺。蓋不得也。之時三者俱未修。舉兵食尚不是。教化豈能大行。信之。道有成。效。只道寧無兵。而必。獨守寧無食。而不。派之心。已。是誠意。固結。真箇感動得人。故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總註以民情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

信可以孚於民者。是推民所以信之。由非食兵既定之後。不能也。教民信原在食兵未見之先。而得信却在食兵既定之後。重食兵正所以重信。非輕信也。以民德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者。正謂安常無事之時。便以信為重。原非兵食所得先。故雖當交敵之來。亦不可須臾去。非如時解無事。重食兵有。李方村信以為固結也。始終都重信。勉齋之說。最是因。善而後講義理矣。只是當下便不立。即。各自得食。廷生而已。不立矣。此方是正。謹不謀。利之。

事

○禮按是食方可足兵。足食兵方能民信。固有此理。然畢竟各有實政。在齊氏謂只是一事。已失之矣。至謂去兵非去食。去食非去兵。尤非。蓋無兵守固。謂民仰兵可也。無食信字。則已有必死之理。何得謂不去食乎。是但欲於不死外。盡良策。而不知非聖賢之道耳。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同李棗一曰章中重君子二字君子者王張風教維持世道之人也○韋梁生日質勝文則野勝文且不可況去文乎子成不特質勝文而直欲去文存質是不特為野人之說而直為異端非禮非樂之說也
辨按棘子成所謂質恐兼內而忠信外而樸實說見既有忠信之心而以樸實行之何為不可而必以文為哉曰而已矣謝盡無餘之詞也曰何以為絕之以無所用之詞也其言可謂激而過矣○若禮外之靡文可去者也儀文度數之節不可去者也子成一槩抹却了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朱子與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奎

近譬堂藏板

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雖衡審密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

詳類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同蓋說得話來也君子○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

辨樹註意是將惜乎二字一頓夫子之說君子也是見其言有君子救時之意乃是揚他一句然言之太過失大中之理故駟馬不能及之而可惜也觀註先提起夫中之說君子也句方用然字轉下而以惜字相應之便可見○看味唯與君子維持世道之意大相反也○不惟他子惟其說有合於君子之意而大乎君子中正之理所以可惜語氣婉曲只在也字掩宕遮斷而不顯如此則惜乎二字未嘗不貫夫子之說君子也○上箇字在內而無餘語則不及也○句耳

中又惜其失言。如
一又字當如此看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
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
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
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論語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
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
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
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好。○棘子成全說質固未
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
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
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
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威之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鞞

近譬堂藏板

精義侯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蓋文質不可偏勝也文質猶天地陰陽血氣日
月往來未有獨立者也文不可無亦不可勝起居坐
作進退威儀皆文也專以文為事則不可無本不立
無文不行黃之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若獨質而無文則虎豹之鞞猶犬羊之
鞞也何以別諸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
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

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
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

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與子

貢胥失之○雲峰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

曰文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

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齋

近譬堂 藏板

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蔡虛齋曰：君子小人無以辨。君子謂賢士大夫，小人謂野人也。兼德位言夫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近厚而言，是以德言。○陸稼書曰：文質以時言，則不特後王用文，卽上古亦未嘗全廢文，以人言，則不特君子宜文，卽小人亦不得全廢文，以地言，則不特治外宜文，卽治內亦不得廢文，以事言，則不特文事宜文，卽武事亦不得廢文。此文猶質二句之意，是論其理如此。虎豹二句，則以廢文之弊言。廢文之弊，不特君子小人無辨，註獨以此言者，舉此以示例耳。

○按：只一箇禮文質都是上面事，有本便有末，非質是一物而文又是一物也。子成去文存質，如一箇事物，少了一半相似，是有頭少了尾也。但一箇事物，有箇本末，便有箇輕重。子貢相猶之論，是還他一箇圓圖事物，也不論孰爲頭孰爲尾也。雖高於子成，而已失本末輕重之差矣。○子貢兩猶字，雖失主輔之分，然其病猶未盡見。若虎豹二句，雖說不可無文，其實偏重在文而不自覺矣。蓋謂去文無以別君子其

實君子小人之質亦當相同，所以朱子謂君子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入好惡自別，可知子貢當日混了主輔本末，便是重文之意了。

○禎按：廢文之弊，固不止君子小人無別，然天地間大綱維，不過上下貴賤智愚賢不肖之差等而已。故曰：禮以辨上下，定民志。子貢惟就大處說，故引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爲喻，分明以虎豹比君子，以犬羊比小人。故朱子云：然稼書推廣極佳，却非本文正意。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蔡虛齋曰：年饑用不足，旣是年饑，則民貧矣，却要加賦，哀公此意是如何？殊不可曉。哀公意固謂年饑民不能供所賦，而國用不足奈何？是欲加賦以足用也。○呂晚村曰：哀公所問在用而意在取，故有若

面畝取法。而意卻在用此正針鋒相敵處。行微必完節用。不則有若之言。非腐卽戲。斷不可行矣。註申節用厚民。正見此旨。

嬰林次崖曰。年饑用不足。是年饑民賦稅不能辦。故用不足也。如之何。註云。公之意。蓋欲加賦。以是。用夫年饑。民正賦。且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今後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饑年。不致臨時缺乏。不是目下就欲加賦也。

辨按年饑。則不但君之用不足。卽民之用亦不足。今註解用爲國用者。以下吾猶不足之。吾字知之也。解足用在於欲加賦者。以下二吾猶不足之言。知之也。哀公口中說如之何。意中却已有一箇如之何之法。

矣。問於有若。特欲借一言以贊其成耳。頑救哀公此時正是急中求一善策爲目前之用。計非爲後日之用。計也。次崖之說太迂。不如虛齋曲中情事。○哀公自爲目前計。故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自爲久遠計。故曰蓋微乎。正不必因有若之對在久遠。而疑哀公之問亦在久遠也。

朱子與同條辨論語卷十二顏淵

有若對曰蓋微乎

論語

卷十二顏淵

蓋

近管堂藏板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或問洪氏以爲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曰。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曰。然則徹微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有一夫百畝等而上之。上大夫。鄉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一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

語類徹是八家皆通出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收。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共耕。

均收。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共耕。

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精義 范曰孟子曰王欲行仁政蓋亦反其本矣夫徹

非所以豐財然求富民而用足必徹而後可也故有

子以正對哀公無所苟而已

同 蔡虛齋曰大抵用之不足不在於加賦而在於節

用用不節雖加賦無補於用之不足也哀公但知國

用之不足而不知民力之已乏也○一夫受田百畝

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蓋徹兼貢助二法此

言同溝者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也此言共井者都

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也○呂晚村曰宣公稅畝只是

加稅于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公田

民田不曾亂豪華強兼井自是孟子時事

異 陸稼書曰節用意雖極緊要然却本文所無當在

言外補說蓋有若只要發出君民一體之意未暇及

此○有若之意至於開源註則兼節流說○徹法行

而三家不得自肆大余朱子亦有此說然須知是餘

辨 按朱子作註語無虛設如此章節用以厚民原非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美

近譬堂藏板

語外添出田節用亦非過於儉嗇不過當省而省量

人為出之謂蓋徹法一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

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君什卿祿之制皆可次第

舉行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無并

吞無冗食用安得不節故或問此段正發明此意是

穀祿平即所謂節用也井地均即所謂厚民也皆行

徹內事者將節用以補在行徹之外而以厚民意貼

行徹則徹法單為民用而無與於君用矣宜哀公有

如之何其徹之語也○註云欲公節用以厚民欲字

虛便照末節說若於蓋徹句說明亦覺太早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

加賦之意

同 呂晚村曰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
知為吾計志却百姓有若謂若果為吾計正當尼百

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

辨 樹二猶不足。則必加賦於二之外。前如之何。是確之語。此如之何。是推詞之辭。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入土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五

近譬堂藏板

或問 孰與之說。侯氏不同。今當以侯為正。蓋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共。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其足哉。此蓋告之以君民一體。不必厚斂之意。若如尹氏之說。以為民足。則無人與君以不足。民貧。則無人與君以足。則恐非文勢之所安。抑其言不信。出於利害之間。殆非有若之意也。

語類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有財斯有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

精義 范曰。君父也。百姓子也。未有子富而父貧。子不足而父裕者。有子之言。似夫子。其此之類與。同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

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
圖未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
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未流之
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
舜舉曰。民之財。卽上之財。民之力。卽上之力。車乘民
所出。芻粟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爲能。寬其稅歛。則
民得遂其生。而出力以供公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
也。不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
新安陳氏曰。節用則斲取而有餘。民之富卽君之富
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旣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
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哉。○蔡
虛齋曰。井地均以民之所耕田言。穀祿平。以君之所
取稅言。軍國如言千乘之國。以軍計也。○軍國之需
如朝覲會同之費。祭祀兵革之供。頒賞往來之給人
君飲食服御之用。皆以是爲準。而節其用度。○呂晚
村曰。哀公與有若商量。只爲著國用。兩下錯絡處。只
是行徹不行徹。原不曾論到百姓。只爲哀公如之何
其徹也。便是不曉得徹法。上下關通處。道是利百姓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夷

近譬堂 藏板

而不利君。故有若直下百姓句。百姓足卽是行徹。百
姓不足卽是不行徹。而加賦語。最緊。有若也。原爲
用不足起見。非老生迂濶而遠事情也。○足不足語
原從吾猶不足句來。哀公憂二猶不足。豈可行徹。有
子當行徹。正所以爲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君一邊
百姓足句。不過是行徹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徹行止
利百姓。故有子告以利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民
富則君不至獨貧。只如此言。孰與二字極完切。所謂
君民一體也。後來多將與字作取與之與。曰君之足
民與之。仍從取法中講利害。失有子之意矣。
○大全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旣皆足矣。
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
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旣
不足矣。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
君亦安能保其足哉。○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
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止由今而三。故民
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
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蠲連年用兵。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堯

近譬堂藏板

於邪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是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敵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蔡虛齋曰君孰與不足言誰忍坐視其不足而不之助哉言上好仁則下好義所謂車乘勿粟民為之由錢穀金帛民為之供也君孰與足言誰放他獨足言其不能獨守其富也如此說方得與守活而君臣一體之意彰矣且與集註合若係尋常說則只是民貧而君富亦不謂之富民富而君貧亦不謂之貧勉齋之說相似恐與本文與字及註中不至獨貧不能獨富字不相貼○以一分稅之於上有姓固足矣君亦何至獨貧若十取其二或又從而加之則百姓不足矣君亦安能獨富或者乃以井地均穀祿平為百姓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為君孰與不足又以征歛無藝為百姓不足而費出無經為

國本計也

君孰與足太泥曰楊氏之言豈可遂句將來解經且與註中君臣一體之意不切○仇洽在且有若言君

有素蓄者必將上供於國斷無坐視君上不足之理若厚歛於民則民力已竭凶年浮臻民不聊生必有寇盜之患攘奪之虞亦無獨享其足之理如此看來則藏富於民即是藏富于國可見行徹以厚下乃立

却又是因二猶不足之言而推論之若單說得厚民意則失之矣然混補節用見君用之是亦不見上下相關之故須知是君足百姓都是行徹內事故一行徹則分田以厚民制祿以節用一時兼舉註中楊氏之說正有義理作為以為旁義畧之者未熟玩或問之說也○或問云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共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可見與字只作共字看見君民都在徹內井地既均則穀祿自平即無貧和無寡之意今人悞當取與之

與見孰與君以不足則仍涉利害上去非本旨也○
若說到萬不得已處小民自急上奉公捐已濟難則
仍是補苴權變之術試看末世之暴君汙吏正借急
上奉公之說殘賊百姓耳須知常有激法則彼此土
下各得分瀆尚有不得已處得民領外仔細耶君
民一體無過於此而虛齋反謂與一體之意不切亦
未之思耳

顧按人亦知根徹法講此節然只以君民一體大綱
語混過至問其何以一體便無不足則茫然矣惟就
徹之所以均所以通處看透則公田私田先下分勤
隋豐歉更何足不足之異此即兩孰與正面也至一
夫之所入足以飽數人終歲之所入足以支一歲而
萬夫萬井之所入固已宮府闈閭之有餘此以入計
之而君民無不足者也三年之耕則有一年之蓄九
年之耕則有三年之蓄而三年九年之備亦復食時
用禮之有經此以出計之而君民亦無不足者也有
若之言雖非為三家專擅立說然此意亦自可包得
以徹法原無所不包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宰

近譬堂藏板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至忠信徙義崇德也

至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也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
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入
道之門徑也其說得之矣曰至忠信徙義之所以為
崇德何也曰至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徙
義則其至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此德之其所以日積而益高也

如六句語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至字須重
有與做至是要將這箇做至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
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合都
合義至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惡地便得會崇
若不先至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至忠信
而不徙義却又固執○至忠信是割脚處徙義是進

或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徒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徒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徒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徒義亦無緣得進。

同南軒張氏曰。不至忠信。則無徒義之實。不能徒義。則其所至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益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陳氏曰。至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徒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至忠信。則所徙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至者。篤實光輝。而自新。此德所以日新而高大。自有不容已者。○蔡虛齋曰。人之進德。必先立箇實心了。然後就事上處得合義。方是崇德。如孝弟必先立箇孝弟底實心。有愛親敬兄之實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若何而為溫清之宜。若何而為定省之節。若何而為恭敬遜順之道。未合宜。便教合宜。未十分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崇。饒氏謂忠信是德。徒義是德崇。不可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空

近譬堂藏板

也。○至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最好看。本立日新。是貼崇德意。本立是德之基。基立在此。日新是從。此進進於善去。一說以至忠信為實於為善。徙義是遷其不善。要看得內外本末。方是正意。徙義亦不是遷不善。

○大全雙峰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上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從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林次崖曰。至忠信是真實欲為善。未有工夫。徙義方是工夫。

○按至忠信徙義。兩件工夫。都不可偏廢。蓋不主忠信。則此心欺偽。如何能真見義之所在。而徙之本。文下一主字。便是靠他作主。只有天下有忠信。而不能徙義之人。斷無不忠信。而能徙義之人。故忠信是玉。則忠信重也。然徙至忠信。而無日新之功。則不免罔執之病。立箇誠心。纔有基本。許多工夫。都係徙義上做事。時時皆要徙義。無窮。則徙義之工夫。亦無窮。此徙義亦不輕也。如造臺者。先無基址。却從何

處造起。既有基址。然須要加層累之功也。○以忠信分言。則忠在內。信在外。以主忠信對徒義言。則忠信在內。義在外。以徒義獨言。則必內存心之制。而後外合。事之宜是義。亦未嘗不有內外也。
頑按或問主忠信。則其徒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徒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未嘗不就內外相資。詎但兩項各有工夫。要主忠信工夫在於立誠。要徒義工夫在於致知力行。且須就各句實處思量。○饒氏以忠信為德。徒義為崇。是徒以忠信盡德。而忠信之外無徒義之功矣。林次崖又以主忠信為無工夫。徒義方是工夫。豈天下之人無不忠信。而不必去偽立誠乎。亦謬甚矣。○未合義者。須遷到那義上去。即事已合義。見得猶有義之精處。則又徙到那義之精上去。如此方是日新。方可為崇。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奎

近譬堂
藏板

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問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所以為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爾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勝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

○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愛者。皆惑也。

○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雙峰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蔡虛齋曰。註云。

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只都在是惑也。一句內。註如此區別。也。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只是箇人在。

此我愛之。欲其生。我惡之。欲其死。惑處已在欲其生。

死了。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忽然要他生。又忽然要他死。造化生死之柄。豈在吾子奪中邪。甚矣其惑也。既

死造化生死之柄。豈在吾子奪中邪。甚矣其惑也。既

欲其生又欲其死只是不能自定之意見得全在私意耳蔽之深也

辨新安陳氏曰欲人死死意子張或有此弊故因言之果能至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徙義以為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况欲人死又惑之易見者也○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

辨按惑處在兩欲字上人之生死如何便轉於我之愛惡能於惑之源頭清徹則愛之有當愛之理在不至欲其生惡之有當惡之理在亦不至欲其死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就上又跌進一層見欲其生欲其死只此一箇人耳胡為而既如此又如此也是字正承上指點其辨之下手處○既字又字之根即在愛之惡之其生其死兩之字其字內時解謂上二句宜開說不必專至一人既欲二句方專指一人者不知兩之字兩其字先只指一箇人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奎

近譬堂藏板

覺復其是非之本心則是致知之事本文徒就愛惡說則又致知中之一端也如新安說亦當先辨惑以爲崇德漸積之功不當先崇德而後辨惑也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節類問于張問崇德游或孔子既答之矣末又引其行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之耳至范氏則以為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同慶源輔氏曰誠善王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駕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辨不但下節有齊景公字且有馬千駟章分明有其斯之謂與一句闕文則此二句當在民到於今稱之之下其斯之謂與之上無疑矣與他處闕文無考証者似不同程子謂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不知何意或欲接下章齊景公字而云然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齒

近譬堂藏板

齊景公名杵曰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或問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所謂達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行達道而至其極也

節類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正使孔子為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己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霜而

至堅亦未如之何也已而孔子相魯欲墮三家至成則爲孟氏所覺遂不可墮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爲強弱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彼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爲政以序彛倫爲先彛倫不叙則節目雖繁亦無以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彛倫所爲叙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爲人道的之經政事之本○林次崖曰聖人不告景公爲政之事而告以人倫之大者政事之本也此當以其人存則其政舉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來參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人亡政息縱欲正人亦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政何由立信爲政事根本也○呂晚村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須將八箇字一氣念來便有箇萬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一篇西銘道理一部周禮制度在內根本卻只在自盡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奎

近譬堂藏板

異蔡虛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謂君便當是箇君臣便當是箇臣父便當是箇父子便當是箇子詞語是如此不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然其所以君君臣臣者則在各盡其道上來此乃政事之根本而非其條目也然亦不可謂此非政事也

論按聖人說話雖各就其人告之而道理無不稔括當時景公失政陳氏厚施內多變而不立太子故聖人以此醒之然萬世爲政之本孰能易此惟其出不得這箇積裏所以有繼嗣不定陳氏篡弑之禍不然聖人豈必逆深其事哉○政之紀綱法度設施處甚多然無非正人之不正而正人之不正又在於自正其身而已君臣父子都就景公切身時事說然果能自盡其道則朝廷之君臣家室之父子弟外上下整齊齊推之而一國推之而天下而政之極至處亦不外此矣○或問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行達道而至其極蓋君臣父子之道稍有一毫虧欠未至其極則猶謂之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也

禎按君臣父子原是上下相關君果盡其爲君則臣

自盡其爲臣。父果盡其爲父。則子自盡其爲子。上行則下效。亦是道理如此。雖本文無責重君父意。然對針景公說此意。自包含在內。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近譬堂 藏板

○大。全。雙。峰。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蒯。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則。子。子。亦。可。也。

○救。聖。人。只。言。爲。政。在。於。先。正。變。倫。端。根。本。景。公。善。其。言。只。就。聖。人。言。語。一。反。轉。便。有。不。可。以。終。日。者。矣。聖。人。是。就。君。臣。父。子。能。盡。其。道。之。極。至。處。說。景。公。却。是。就。君。臣。父。子。不。盡。其。道。之。極。至。處。說。然。天。下。事。斷。無。中。立。之。理。繼。於。君。臣。父。子。之。道。未。盡。其。極。至。便。要。到。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之。極。至。處。亦。不。難。此。古。今。之。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也。與。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或問：片言折獄之爲，半言何也？曰：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昭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爲一區，及乎別其孰爲曲孰爲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秦虛齋曰：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如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于踐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說諺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在其中。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也。又曰：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奎

近警堂 藏板

由其養之有素也。取字由字，卽上文換字意。而輔氏蔡氏之說皆小矣。○呂晚村曰：片言可折，是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宿諾句，以揣測夫子可以之意。此須于兩節交接頭領會。○片言可以折獄，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於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逸說片言便有下節在，何要折獄只極其用耳。

○秦虛齋曰：或曰：朱子何以忠信明決解在下文，曰：解經正要如此發明，方得片言折獄意出。不如此，如今依題作文字，然不徹細袍章首段。朱子便先說出可達於道字面，此便是何用不減意，亦先解出以見聖人語意。

○按此章全是表子路之忠信明決，足以信服人而牽折獄之事。以斷之蓋天下之是非曲直，而令人心服者亦定者，無如訟獄能斷其是非曲直，而令人心服者亦無如折獄。乃片言而能折之，非其平旦之忠信明決使人不忍欺，不敢欺，不能至此。故本文片言可以折獄，只是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意。未便

是忠信明決意。朱子會其所以然爲耳。以忠信明決四字而以旋字推原之也。但忠信明決是子路全體。片言折獄持其忠信明決中之一事。又片言折獄非子路實事而聖人懸空拈出以與之對。口中是美他折獄意。中是美他忠信明決也。徒爲折獄起見便死句下。○輔氏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單貼然折獄說了。故蒙引駁之。然輔氏亦第就本文上解耳。愚意忠信者明決之本。明決者忠信之用。而片言折獄則忠信明決見端之效也。人信服之信是信其忠信服是服其明決。

頑按子路原無片言折獄事。夫子持決其可以如此耳。可以字宜玩此。與衣敝緼袍章同意。不過借緼袍

論語

卷十二顏淵

矣

近譬堂藏板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晉。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武問宿諾之說。以宿爲豫。諸先生皆從之。蓋嫌於不越一宿。以償其諾爲大迫耳。然恐當如或說。但爲不滯。遷延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

語類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

人却掉放一壁不管。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辦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魏裔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許御彼。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為吾以許御彼。彼亦以許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辨樹看來無宿諾。在取信於人前一步。惟子路無宿諾。所以言出而取信於人也。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言平日之無宿諾者。有素所以取信於人。一旦折獄。自可片言折之。而不待其辭之畢矣。曰。養之有素。則忠信明決。亦非一日之功耳。○以片言折獄。對無宿諾。看則片言折獄。只說人信服。子路無宿諾。是說子路不留諾於人。人信服。子路是忠信明決之效。子路不留諾於人。是忠信明決裏面事。若以無宿諾對忠信明決。看則無宿諾猶忠信明決之一端。而子路又自有忠信明決之全體。記者不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堯

近譬堂藏板

他事來說。忠信明決。而獨舉無宿諾來說者。就言出而人信服之。以申明其故也。虛齋謂註中由字。卽上節註中故字意。細甚。○學曾問。或謂欽恤用刑。貴遲疑。不貴神速。夫子雖明。與其捷實。陰戒其驟。此說如何。曰。此亦點煞。折獄上說耳。忠信明決。人信人服。都是取他平日間有此本領。非謂子路恃才。要片言去折了獄也。何得以陰戒其驟。立說乎。○無宿諾。不限定。不留一宿片言折獄。亦不限定。只半言。此際正要

看活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

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或問聽訟之說，胡氏吳氏說亦可取。胡氏曰：聖人耳順，目徹，物無遁情，其聽訟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也。者，將以深顯夫使人無訟之難也。○吳氏曰：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聽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何者？皆曰云云。然後孔子曰：當從某子。幾是。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言使民無情實者，不得盡其欺誕之辭，不敢自欺其心志，此所以能使民無訟。

精義范曰：經曰：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理順，莫善于悌。此無訟之道也。孟子曰：民有常產，則有常心。此無訟之政也。○楊曰：先之以博愛，民莫道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是五者，民何訟之有。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讓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著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可以聽訟為能，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宰

近譬堂藏板

所由而能於其本而立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弘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蔡虛齋曰：民之所以有訟者，以其德禮之化未至也。必也使無訟乎，何以使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非有禁，何以使之。而自有不使之使也。此與大學所引同。**辨**按聽訟是在訟後，故曰治末塞流，使無訟是在訟先。故曰正本清源。○看來正本清源，不出道德齊禮有耻且格而已。大學傳以大畏民志釋之。夫大畏非即有耻且格乎。而所以大畏者，則由於上之先明其明德也。明明德，即道之以德，齊禮又所以善其道德之方而已。非論語之本義。與大學傳義有不同也。或曰：范氏以教養對舉於義較全。曰：孟子謂有恒產則不教則近於禽獸，豈能無訟，使無訟之源，頭全足躬行化民自然無爭之意，不必兼養說。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

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語類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在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着實。故某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又曰。若是有頓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過截它。○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它作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稍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樸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問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

朱子與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至

近譬堂藏板

頃刻放倒便云。看。○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誠處。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陳氏

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慶源輔氏曰。不曰不仁而曰少

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不仁。況子張乎。惟其少仁。故憐恤之意不足。而無誠心

愛民也。○新安陳氏曰。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難與並為仁。可見矣。或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

故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是而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

不欺之謂誠。表如是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藥子張之病也。○居如居敬之居

存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蔡虛齋曰。此二字同皆指政言。政不外乎教養

常存教人養人之心。而始終行此教人養人之事。不

但外如是內亦如是表裏如一力是着實方是忠蓋人之常情政行於外皆是道邇然內之所存或未必然而有苟且鋪張之意故曰表裏如一重在裏字如語錄之說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却重在外上此蓋記者之誤向以言之行之以忠便在外面了忠則實心所存對上而便是表裏如一○仇滄柱曰本文兩之字皆指政言則知居之無倦不是寂處一室空守此心乃言其主政之心常常勤敏而不必懈怠也兩句各開一從心上說到事一從事上說到心故本文雖只言為政之心未及政之條件然有此徹始終合內外之心則事事皆貫得去也○倦對勤始終說方切子張若對畏難苟安却隔一層不忠對夤述慕名說方切子張若對任權用知亦隔一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三

近譬堂藏板

免太快便說向自然遷去矣不是針砭子張之旨惟畧將兩之字頓斷則無字以字都是着力字服便是要子張時時提省事事勉強之意○子張之問政有二尊五美一章是夫子告之以為政之目此章是夫

子告之以為政之心想彼問在先而此問在後餘目既明故夫子特揭其本而告之不然居之行之却居行箇甚麼雖子張缺少一誠字故夫子針之然其實為政之本自不外是蓋無息不欺貫徹始終內外此悠久之所以博厚高明也但彼是誠則自能無倦以忠而此教子張由無倦以忠以盡誠也○只一箇心鐘曰常守在這裏無頃刻放倒行之以忠却是做事時靠實做去無一毫虛偽也○朱子謂以忠勸表裏如一調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便非重外面而不重裏面也聖人不自居之以忠而曰行之以忠正是內裏實心直貫徹到行之處方見其忠之極盡也蒙引自未看得透耳

禎按居之之字雖指政然限定是行政之時非發處一室之時亦不得蓋居上臨民固時時念念在嘆然私居燕處亦不可不謂之居也故朱子謂常常德地提省在這裏又曰居是自己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語類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字如何曰成字只是欲字。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勵以作之於將成之際。○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厚也。君子之所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重

近譬堂藏板

濟其惡。○勉齋黃氏曰小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蔡虛齋曰此以君子小人之用心不同言也。然其所以用心有如此之不同者一則以其所存有厚薄之殊一則以其所好有善惡之異以其所存厚薄言之君子存心厚愛人以德故成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存心薄樂人之短而忌人之長故成惡不成人之美。○不可依胡氏謂君子存心本於厚而待人亦厚惟恐人之不厚也。○其說非。○以所好之善惡言君子自家好善故見人之善便喜心生而樂成之。○小人自家好惡如博奕飲酒之類已所好也故亦喜他人為之。○此皆情理之必然如胡氏說是。○成之者有以其未為而誘掖之有以其已為而獎勵之皆所以致其成也。○成字就其事之意不可以誘掖獎勵四字來當他看集註下面又有以成其事四字可見。○呂晚村

曰磁鐵相引水炭相違誠也。本文兩人之字。最着。此不可解也。惟其不可解可知。是從心苗中出來。

人全從心術上自然流露。非着意要如此。而後如此。也。此是已成之君子。小人故其得失所關。不如此。而止也。○成善不成。惡大事如此。小事亦如此。窮時。

如此。達時亦如此。俗解單在進退。人才上說。失之矣。○既是君子。則所有自是厚底。既是小人。則所有自

是薄底。厚便要人做好事。薄便要人做壞事。這是他。骨子裏如此。況君子所為者善。則亦好人之善。小人

所為者惡。則亦好人之惡。此又是類聚羣分之意。集。註既字。又字。作兩層看。最妙。

補按。成是誘掖獎勵。不成便是沮抑懲創。成不成。各。有實義。若將不成人之惡。只作成人之美。反面看了。

夫子不贊此句矣。○君子存心厚。是見人之美。而欲。人之成其美。見人之惡。而欲人之悔其惡也。至所好

在美。則成人之美。亦如己美。所惡在惡。則不成人之。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善 近譬堂 藏板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善

近譬堂 藏板

惡亦如己之身。去其惡矣。下層似此。上層進一步。小。人存心薄。是知人之所為在善。而必欲破壞之。知人。之所為在惡。而必欲成就之也。至所好在惡。則方以。惡為美。而喜其同己所惡。在美則方以美為惡。而惡。其異已也。下層亦。比上層進一步。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已者正人也。已不能正焉能正人哉。○新安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圖下以常時之事言。○蔡虛齋曰言政之所以得名者謂以已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夫如是則人之正不正在我而已。子能身帥以正則人皆歸於正矣。孰敢不正。然其所以帥正之道則非一言所能盡也。不知康子解得否。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則身正矣。此約言之也。○林次崖曰政者正也。且虛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方是就己身上說正人之本蓋正是正人。然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故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曰為政以德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皆是此意。輔氏蒙引政者正也。就作正已以正人說恐未是。

辨按上句政者正也。只解政字之義。雖練人已而言。未說出正已而後正人之義。來子帥二句方明言之。存疑說是。○曰子帥固有所先作則意曰以正便有整齊嚴肅意。孰敢敢字即從整齊嚴肅內生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堯

近譬堂藏板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耻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或問楊氏推本不欲之意善矣。然以為使民皆知此而不為盜則恐其過也。此章之意但謂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亦安分知耻而不為盜耳。夫已嘗為盜之人安能使其皆知有貴於己者而樂之哉。
語釋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盜。假設

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絕於為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貪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俊厲今欲日從楊說如何曰善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便為盜竊而其心愧耻自不肯為之矣尚向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厚齋馮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雲峰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間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以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呂晚村曰不從君民起念只為自己利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美

近譬堂藏板

害康子患處便是盜心做官不為地方計只為自己考成縱諱與捕逐亦總是盜術故經濟事功聖賢都從心上做起○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為盜是則有此事然多欲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富而後不竊也苟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欲便誨盜不欲便感化不竊

按

民之為盜由上之貪欲有以啓之欲民不為盜亦惟不欲可以化之此是就根本上與他說亦是康

子多欲故以此箴之其實已之不欲到得風勵斯民自知耻而不竊亦可謂實心貫乎實政者矣聖人雖未就中與他深言然苟字訓誠字是着力字眼莫作一旦行之便有效之意○若如張子欲生於不足之說謂民窮不得已而為盜則康子有家者也初何不足而多欲乎欲不欲是根本上事晚村發明最透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
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
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或問侯氏意最詳備然亦太浸此章之意大槩專勉
康子以爲政者上之所趨欲善則民善耳未及乎政
教法令之施者

論類或問子爲政焉用殺曰尹氏謂殺之爲言豈爲
人上之語哉此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自
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爲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
用殺聖人之言渾成如此

同大全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堯 近譬堂

欲化惡人亦爲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
於殺且化惡爲善矣集註以一則字代本文而字而
意深切著明最宜著眼玩味○吳氏曰書君陳曰爾

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喻本此○蔡虛齋曰自子爲
政至草上之風必偃只是一意子欲善而民善矣只
是子爲政焉用殺底意君子之德至必偃又只是子

欲善而民善意又總是前頭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之意又只是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纒意亦
只是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之意聖人之所以告

康子終始只是一說而無異辭雖異辭而實未嘗二
意此可見道理之所在矣○呂晚村曰此德字指君

子小人之位各有分誼耳非性分之德也性分之德
君子小人所同分位之德君子小人各異此節以善

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草上之風必偃只言其理勢
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偃率民以惡亦偃草不分和
風狂風皆必偃也○子欲善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

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之順速易效耳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盜甚惡無道之害有道也

無道者既殺之。則已無所成就矣。但以之成就有道耳。又民見無道者被殺。則不敢更爲無道之事。而亦向於有道。是亦以就之一意也。康子是就政上求問。必有殺之之條。款與以就之事。何夫子認定字字便將他殺字抹倒。一則曰子帥以正。再則曰荀子之不欲。三則曰子爲政。康子徒求之民。聖人只要他自反之身也。○欲善欲字亦不是空願。欲了件事。必是所行皆善。然後民視效而爲善也。但政教法令所以求民之善者。則未之及耳。講章混補政教在欲字內者。雖本南軒之說。但此章則單重上下感應之理。勢耳。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禩。披草上之風。必偃。固但論其勢。率之以善必偃。率之以惡亦必偃。然本欲善。民善句來教康子先欲善以化民。故喻之以風草無上率以惡必偃之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矣

近譬堂藏板

或問以達爲所行通達何也。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以謂之達矣。

語類問子張以聞爲達。伊川以爲明達之達。上蔡以爲令聞。四達之達。尹氏以爲克於內而發於外。爲達三說如何。曰此所謂達者。只是言所行要無窒礙。如事君必得乎上。治民必得乎下。而無所不行。無所不通。與子張問行大抵相似。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是好。

與蔡虛齋曰。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要見得所以達之意。若只是問何謂之達。則在那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已自認出此意了。却要說得周旋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德孚於人。又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皆達字內意。若下文質直好義云云。則皆修於己之事。非德孚於人也。

○或問只是行無不得之意。推其所以行無不得者。則由於德孚於人也。朱子是解達字全義已會下夫

達也者一節。解蓋質直好義三句。雖皆修於己之事。非學於人之事。然修於己者。卽德也。學於人者。卽在邦家必達也。蒙引稍泥。○子張之問。多是就已有之成效上說。如問明問達。問行皆是也。却不明之前。有許多窮理之功。在行之前。達之前。有許多修德之功。在惟其然。故只影響見得。箇在邦家必聞耳。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按所以達固是由於內而底若只論達便是得於外面底子張不問何以能達而問何如謂之達則只是問得下面半截事此夫子所以知其發問之意欲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那必聞在家必聞

朱子吳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堯

近譬堂藏板

言名譽著聞也。

同蔡虛齋曰。在那必聞。在家必聞。此是子張自解。所謂達者之意。認聞以為達也。言有聲於邦家也。在邦在家皆有聲也。非謂在那則名聞于邦之人。在家則名聞于家之人也。

辨按論德字於人。行無不得。則豈無聲聞。故必聞亦未嘗盡是虛譽。然不論所以致此之前。截事而論聲聞之後。截事則不必有實德者。必聞而尚虛譽者。亦必聞也。子張只要問自是走向虛譽一路去。此聖人劈頭與他剖判箇是非。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語類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
做底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
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
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貴○達者實有而不
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

按語類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又曰
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皆是照下
二節講而於聞達兩字本而之相似不同處則未之
及也愚意達與聞雖都在外面然達畢竟是由此而
達於彼也聞便是由彼而譽乎此也由此而達於彼
便是根於內由彼而譽乎此便只是誇於外根於內
便是誠底誇於外便是偽底故註曰乃誠偽之所以
分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今

近譬堂
藏板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
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
行自無窒礙矣

語類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
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底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
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
語都如此周備詳密○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
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
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
信受它還不信受它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
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
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質是質實直又餘是一
字質就性資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
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
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而行

違前之不疑這只是籠罩將去世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止教其病此章大意不出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實與前是兩件。問察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其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闕處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共肯肯實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達專是從虛。問實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實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實直但只是無華僞實是樸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觀人之言而祭人之色番於接物處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問察言觀色想是子張躡等爲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之事於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全

近譬堂

不辨別邪正與賢不肖故夫子言此以戒之曰子張是做箇大底意思包他人至之問堂堂乎張也它是箇忽忽畧底意思否曰他做箇大底意思包人便是

忽畧

○大全 慶源輔氏曰 至忠信實直也 所行合宜好義也 此存乎中以應乎外也 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 卑

以自牧慮以下人也 此審乎外以秉乎內也 內外交相養而厥德修罔覺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爲哉 然德修於已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那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雙峰饒氏曰 實直忠信底人固難得 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 故忠信又要合義 察言觀色慮以與人是一件事 子張常愛居人上 故省之以謙退 詳審之意。○蔡虛齋曰 實直二字似是在外如何說 內至忠信 蓋人之實直皆是心所爲 但凡言動不朴實的便是心病 實直是以此爲基也 能實直然後可語好義 不可以實字當忠直字當信 此以意來解 以下文色取仁而行 行違照看 見實直之爲忠信。○呂晚村曰 此爲已內心之

學一步收斂一步極其至便是無聲無臭退藏於

境

朱子謂此一項是詳細工夫但質直而又好義則自
家直義之辭氣易於知人所說又要察言觀色但徒
觀察而不慮以下人則雖知人之言色審於投物矣
而自家思慮終不謙下亦不可看來雖一層折一層
說畢竟工夫要緊在質直好義上此亦自然輕重之
理○質直二字雖各義然只是一箇誠也凡人尚華
飾便虛偽質實便朴誠多委曲則詐偽正前則真誠
也忠信亦只是一箇誠故朱子會意解之虛齋謂不
可以質字當忠直字當信自是但朱子又謂質就性
資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則忠信同一誠也忠只在已
心上說信亦漸就事上說似亦有可分貼之意在學
者會意得之○質直雖已見於外而然只是一箇忠
信之心之所形故曰內主忠信好義雖指所行合宜
然不曰行義而曰好義便兼知明處當說辨之於其
始斷之於其終方盡好字之意察言觀色自就接物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才二類

全

近學堂藏板

說慮以下人自就處已說不可說做一作僥說未是
○質直之氣象見於外而質直之本在內義之宜見
於外而好之必在內人之言色雖在外而察之觀之
之詳審却在內下人之言動舉止雖在外而慮之之
謙退謹密則在內故曰皆自修於內
○察言觀色抑人之言色便見自家所言之是非
所行之當否是為自家實做王大地步若觀察只要
下人便是一味假謙虛矣且下句亦不消更用慮字
至慮以下人只是恐矜己自恃工夫便疎畧所以
思慮詳審若不論當謙不當謙只要一味下人則是
老子之笑嗜嗜底模樣胸中反不可測矣

夫問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

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語類 色取仁而行違道是占外面地位闊了裏面與不足。○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和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全

近譬堂藏板

陰沉做罪過底人。○問子張問達與聞一章曰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如質直好義便是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辭色而與之言又慮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斂也若是只據自家意只管說去更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色然而能如此則德修於已而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矣故曰達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蓋才放退則連前而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爲虛而無實行也某向來未曉聞達二字因見鄉中有人其傳揚說好者甚衆以至傳揚於外莫不皆然及細觀其所爲皆不誠實以此方見得聖人分達與聞之別意思如此段形容得達與聞極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問子張問聞與達一章達是躬行實踐做出來底聞是沽名要譽底曰然達是常自貶損不求名而名自達者聞是向前求名

底又云慮以下人慮是于細思量謂如做一事便思量惟恐有罅突人處又云質直好義是質直好底有那質直底底又不好義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懼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修之力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者聞名譽者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程子務實務名之論可謂切當爲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爲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爲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爲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修爲之誠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爲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爲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爲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爲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卽實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論語

近學堂藏板

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爲名而學則是僞者謂其不循實理而騫外妄求也爲名雖若清爲利雖是濁然一有爲之之意萌便是利心也○雙峰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已見於外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蔡虛齋曰色取仁而行違則非實直矣而亦豈是好義乎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猶且自疑也而彼則居之不疑矣○色取仁似若質直而好義者○質直以心言好義以事言色取仁而行違自相戾了不可以義亦在其中矣蓋色取仁而行違自相戾了不可以色取仁對質直行違對好義○仁乃吾心自有之物欲仁而得仁又豈有假於外哉曰色取仁便見是木不仁而外面取箇仁來排飾也○色者外貌之謂如此說方耐顏色亦不必以色字全虛說取仁之仁不

專指仁愛也。此專言之仁。○呂晚村曰：不疑非真。不疑也。只在人前居之不疑。早正與上蔡言二句對照。分出向裏向外之別。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近譬堂
齊氏曰：以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雲峰胡氏曰：問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卽是在外而不在內矣。○林次崖曰：饒氏曰：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要人信已。故曰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人誰信之。此說是。朱子曰：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蒙引曰：彼蓋自以爲是。做到此不容自收退。若收退來。連前都壞了。不以我爲是了。故只得擔當去。人未必都能看破也。此卽朱子說看來。不是何也。依此說居之不疑。似是初間無此意。待做到此勢不得已。只得居之不疑。原來這樣人是合下立意。就要如此做。非初無此意。待做到此勢不得已。然後做也。○色取仁而行違。不可依蒙引說。全是不質直而義在其中。蓋曰色曰行。皆是見於事了。正是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金

藏板

好義而不質。直在其中也。按達是行無不得。聞是名譽者。聞行無不得者。自然有名譽。名譽者。聞者或未必行無不得。此其不同也。

按質直雖不貼定事說。好義方貼事。然質直亦須於好義中見之。色取仁雖亦該得濶。不單貼行。然亦正於行違處見之。無兩層也。只當如蒙引以色取仁而行違。渾對質直而好義句。不可以色取仁對質直。而以行違對好義也。居之不疑。自對察觀慮說。○學會問色取仁而行違。已是一味虛僞。朱子却謂是占外面地位。濶裏面填不足。何也。曰：此是對子張說。子張非有意奸詐欺人。只是大拍頭。要壓倒人。如云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豈不是箇仁人。然自己真是箇大賢君子。始得合外面地。步古得濶。却於尊嘉容矜分量。實有所歉。便是裏面填不足也。○林次崖謂居之不疑。是合下立意。就要如此做。非初無此意。待做到此勢不得已。然後做。與朱子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之說相背。然色取仁而行違。雖是大拍頭。做將去。但少有心。畢竟也。

做得不安。只爲收斂不得。恐連前都壞了。只得在此
不疑耳。然既到不疑田地。則與合下立意要如此。似
者結裹也。都是一般矣。晚村謂非真不疑也。只在人
前居之不疑耳。此乃得之。
禎按仁與義只是一理說義得說仁也得。時解謂義
是就剛斷處說。難於假借。仁是就優柔處說。易於假
借。此却不必。朱子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在
皆色取仁而行違。不僅虛爲愛憐之態。可知仁字該
得甚濶。○齊氏以質對色。以直對違。牽強之極。豈色
取尚謂之直。而行違尚謂之質乎。況吃緊是好義。如
何反無安頓
處。決不可從。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
而去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全

近譬堂 藏板

○新安陳氏曰。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
乃惡之根也。○蔡虛齋曰。修慝亦謹獨克己之事也。
蓋其惡未形。方匿於心。而有以去之。則永拔其根矣。
○崇德謹於爲善也。修慝嚴於去惡也。辨惑又明於
其所蔽者而撤之也。人雖能爲善去惡。然於性偏難
克處。不免溺於其所蔽。而不自覺者。故又當有以
辨之。然果能勉於崇德修慝。則惑亦庶乎其可無矣。
又修慝辨惑亦皆崇德分內事。
○板一章俱論學問之事。記者於章首却冒以從遊
於舞雩之下七字。見其雖遊覽之時。亦不忘克己之
功也。但善哉一贊。非專因此而善之耳。○論道理。則
崇德該得濶。卽包修慝辨惑亦不然。連自是。三件各
項問夫子亦是三件各。項答自以不牽合爲是。至謂
崇德修慝。則惑庶乎其可無。又是功效以後事。非起
手用
功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同蔡虛齋曰崇德修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理之得於心者崇之惡之。匿於心者去之。心有所蔽惑則辨之。脚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於爲己。

按善哉問只是善其切於爲己。若謂善其遊於舞雩而問則此三者雖不遊舞雩而問亦切問也。○虛齋謂崇德修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或疑崇德不單在心。然德源吾心之所固有。崇德亦只是要復其固有之木體而已。如何不可說心上工夫。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七

近譬堂藏板

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蠢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箇心。不通者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

之心便與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
只是一直去更無它岐纔分處兩邊便不得且如人
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
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先做一事只是做一事
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
也不得況於不善者乎○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
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効既有計較之心便
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失德者理之得於
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
思便自高遠才爲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
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又曰但做
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効公做一件好事便望
它功効則心便兩岐了非惟是功効不見連那所做
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効則德向
緣不崇○論先事後得曰正如韓信背水陣都忘了
反顧之心戰必勝矣○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
是因難遲有計較功効之心故如此若之曰此是後
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六

遊學堂藏板

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
欲若只循簡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
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
如何得會崇聖人子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它人過惡
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經去檢點它人自家這
裏便疎心便虛了○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間何
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矜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
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從義欲收斂着實做工夫常人
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
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關用心過
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爲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
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粗暴底人故夫子告
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
近利之義蠢暴則有回忿忌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
之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於其所難後獲

謂後其所得而不計獲之心也夫爲所當爲本非

雖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惰而勤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強則有所不能故以為難也為其事有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為事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為利之心一萌則其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賄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總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暇交治矣○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笑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雙峰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己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蔡虛齋曰先事後得則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德容有不崇乎若一萌計功之心則方有事而正之正之不得而妄有所作為矣德何由崇○忘其身以及其親一說忘身且忘親也則及字與証不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允

近警堂藏板

一說忘其身而與人鬪以至禍及其親此及字與大傳辭不及矣之及同如前說則是忘其身與親耳○或問懲忿辨惑亦畧有先後乎曰必辨其惑方能懲其忿○呂晚村曰先事是從事之事非事物事理之事也混看不得○只先後處便是崇不是如是而後乃底於崇也崇是功夫不是成效

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為之事乃其目也○蔡虛齋曰朱子証有以意思高遠來說崇德者又是一意不必用又有純是天理之說者又是圈外所謂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之說本意只是心力專一工夫無間必有事焉而勿正處意甚切

按事無止境先之功亦無止境即無不得亦終計不到此方是後証中德日積而不自知德之所以日積者以其有先事之功也所以日積而不知者以其只有一心後得只先事處便是後得○朱子發先事後得有三意謂人只有一箇心不通著兩箇物事春言

其心力之專一無間也。謂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意思便自高遠者。言其不爲物欲所累。則自不卑汙也。謂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者言理欲不兩立。此消則彼長。此長則彼消也。然合下見得物欲卑汙。不爲所累。則心力自能專一。而不以功利間吾道。誼之事。天理自日長。人欲自日消矣。有句德之不崇乎。故知三意亦只是一意。虛齋猶未看得通耳。○攻如攻伐之之攻。蓋慝是惡。匿於心。不加攻伐。終不能去。工夫只在此一句上。無攻人惡。只見得攻人是沒緊要事。惟專其攻於已耳。攻人則不專矣。非對說也。學曾問攻比克已。克字何如。曰。攻纏是用力去攻伐。克便是勝了他。禎按。忿懼恐懼好樂憂患。偏皆能蔽其心。而使感然恐懼好樂憂患。猶等待你平地思量。惟忿怒之來起於倉猝。最難制伏。故舉以爲言。又或因樊遲之粗暴。易於生忿。而以是救之也。初忿時未要忘身到忿之不已。旋旋忘其身矣。並及其親矣。及字只是連及之及。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卒

近譬堂藏板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語類問愛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所以故不以仁知之。體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爲說。莫是仁知之體難言。而樊遲未足以當之。姑舉其用。使自思其體。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肝卽體之所以流

辨按聖人說箇愛人。必有所以爲愛之本。若不然。如何能愛也。說箇知人。必有所以爲知之本。若不然。如何能知也。且於天下之人。無論貴賤親疎。皆有以愛之。這是甚氣象。無論知愚賢不肖。皆有以知之。這是甚心體。故朱子曰。卽體之所以流行也。○仁有仁之分量。知有知之分量。固問仁。便極盡仁之分量。以告之。固問知。便極盡知之分量。以告之。若當用愛時。却顧慮到人之賢否。如何當用知時。又却顧慮到恐

傷慈愛之心。則仁與知。皆半上落下矣。夫子劃然分

開絕不粘帶。正要於此平分處體認親切。下相成之妙。愈見矣。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有所擇，故疑三者之相悖爾。

或問：樊遲之問，仁智夫子所以告之者，亦明白而易知矣。而樊遲猶未達，何也？曰：曾氏之說得之矣。曾氏曰：樊遲未達者，疑二者之相悖也。蓋知人則有分，辨愛人則無之。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二者可以並行而不相悖也。遲退而問于夏，又以謂夫子所言者，答其問，智而已。子曰：富哉言乎！一言而兼仁智也。舉直而民遠於不仁，能使枉者直也。
語類：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其難曉處。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坐

近譬堂藏板

辨：按論人真性流露第一念，只是愛人，到辨別賢否便是第二念了。即人要全本心之德，惟欲於人慈祥徧覆，無所不愛，至因人有賢否而辨別之，便非得已之事。故二者雖彼此相悖，而樊遲之疑，則但疑知之有悖於仁，非疑仁之有悖於知也。故下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亦只告之以知能成仁，而遲見子夏亦弟以為問也。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語類：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又曰：亦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亦見得仁知合一處。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

○愛人知人自指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創愛他不得天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爲聖人之章

○大全雙峰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乎講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復枉者直二句方是申說仁知

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發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

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講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卽下文選於

衆之意○呂晚村曰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礙仁也辨知辨其正爲仁也知

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若不知卽不能仁知不盡亦仁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

遲之疑在知子解之亦只指知故下文問子夏與子夏答都只在知中推論或問因樊遲下文錯認說知

故此節須含糊留下不知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其中理本如此非故留疑端合樊遲偏察也○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聖

近譬堂藏板

以成仁其奴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智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陸稼書曰仁知二者雖各自一路其實是一合一的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不是說愛人便不論直枉一創去愛他直者固當舉枉者自不得不錯仁何嘗妨知既舉直錯枉則枉者亦且化而爲直是錯之適所以愛之知何嘗妨仁夫子此言說得仁知相成而不相悖明明白白了

○按舉直錯枉便能使枉直此只是知裏面有仁而朱子却謂仁裏面有知者以合下直便有當舉之理枉便有當錯之理而我合下便當行舉直錯枉之事皆無私當理非仁而何但此是從源頭上論本文却只重說知以成仁耳○學會問饒氏謂所以舉直錯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是先有仁而後有知矣朱子却謂先知了方能頓放得仁何也曰爲先存箇仁要頓放得好故須知以成之畢

竟仁在先知是仁中委曲處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若觀村曰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兩截耳惟打作兩截而以為皆知者事則愈不解乃知蔽有兩層病根只一○何謂也只是問其所以然不是辨其未必然○舉錯雖兩件然舉即是錯故枉上加箇諸字即後節衆字也諸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枉皆錯矣於諸枉中只舉得一二直非大知不能仁人放流以惡為愛義以成仁也以舉為錯知以成仁也義逆而知順故此重在舉遷

○蔡虛齋曰蓋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故只曰問智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以為此句問了不知欲何用耳故曰樊遲之疑在下句遲述所聞曰舉直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堯

近譬堂藏板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枉吾固知其為智矣但使枉者直則未知其意之所在也不知此於智之道理何指子夏答云此意自有所該也○陸稼書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不是尚不曉仁知之合一蓋以

仁知初無二理謂知即仁也可謂仁即知也可故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此正其達處但前之未達者雖已達至此則又有一未達者謂舉錯是我所得

至枉者直則非我所得至天下賢愚不齊剛柔不一舉直錯枉何以便能使枉者直此蓋深憂人心之難動風俗之難變而疑區區一舉錯未必遂能見效○

何謂也三字最要看得好註謂是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甚明明季講家乃云遲誤認舉直錯枉二句皆是言知故有句謂之問所以於第三節夫子口中亦要含糊不肯將仁知合一之意說明皆謬也又

講家謂通章只是知以成仁不可說仁知相成亦未

拘大全中初不如此○按樊遲未達一句是記者從旁窺得其意而記之非遲有疑而問於夫子也惟未問夫子而夫子接

又說舉直錯枉二句在夫子已知遲之未達在知於亡而告之在樊遲只見夫子接知人而言舉直錯枉之事故以為專為知而發也既專以為知者之事則舉直錯枉固知者之事而能使枉直非僅知者之事矣此一疑也且舉直錯枉我所得主枉者之直似非我所得主如何一舉錯便能使他直此又一疑也何謂中自有此兩層故註中多着一又字大全小註謂未曉枉者直之兼言仁是仍只一層矣象引謂能使枉直不知於知之道理何指則兩層都不明白移書尤自取葛藤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知故曰富哉○林大崖曰樊遲以夫子之言為專言知子夏曰富哉言乎是知其意所包者廣不止言知亦即其能使枉者直之言而知之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語

近警堂藏板

按樊遲第以夫子之言為答問知而子夏何以知其不止言知蓋單言知不過言其有知人之明舜然說不到能使枉直上今知其為直而舉之知其為枉而錯之自能使枉者直分明有仁在矣此先破他專為知者之事之疑也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

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論語問不仁者遠矣。謂不仁者皆爲仁。則不仁之事無矣。口是。○這仁知兩字相須。但辨別得分曉。舉錯得是當。便是仁之事。且如人在鄉曲。處置得事是當。教一鄉之人不至於爭鬪。卽所以仁之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七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子夏一問其說。便數聖人之言。所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卽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蓋已深體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快。精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新安陳氏曰。選於衆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知。亦謂舉臯陶伊尹。不仁者皆化爲仁。卽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之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非措者歟。○雲峰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爲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爲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爲體用也。

按上文只贊聖言之富。不止言知。未暇發明舉直錯枉。便能使枉者直。此後又舉舜湯之事。以明之。樊遲只見得舉直錯枉是。一番事。使枉者直。又是一番事。如何纏束錯枉。便能使得。惟絕舉錯未便能使。則夫

子皆以爲知之。事益可疑矣。此兩番疑。只因一番疑而牛也。子夏惟告以選於衆。舉臯陶伊尹。則已不用於舉直之外。更有一番錯枉之事。而枉心辨矣。則又何用於舉直錯枉之外。更有一番能使之事。而後枉者而乎。只現成不仁者自遠。則亦謂能使之事而已。在舉直錯枉之中。而知是成仁之理。顯然而無疑矣。○通章雖問知辨。知見知是成仁。似重知說。其實遲疑。知有妨於仁者。以重在仁也。夫子明知是以成仁者亦重在仁也。樊遲初與本問仁矣。乃問知聖人之治天下。便合下。後天下同歸於仁。非謂選舉時。只要舉直錯枉。並不計及不仁之遠。到選舉後。不仁者乃自遠也。能使枉直之仁。正靠舉直錯枉之加以成之。不能成仁。時必須委曲以成之。既成仁後。便無事。此所以仍歸重在仁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

朱子吳同條辨

論語 卷廿二 類淵

矣

近譬堂 藏板

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呂氏善術誘掖之。似非文意。蓋所謂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懇切簡當。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之謂也。若但日以善道之。則所謂忠告者。固已包舉之矣。又何爲贅於辭乎。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問忠告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

人雖敢忠言。未必皆合道理者。則是未善也。○大全雙峰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蔡虛齋曰。固有忠告而不善道者。蓋其心雖厚。而不善於詞。若說不得意思。相入也。○告非難。忠告爲難。道非難。善道爲難。忠告非難。忠告而又能善道爲難。忠告而善道之。則在我者盡矣。不隱

則其失在彼吾亦安能如之何故止而無自辱何也朋友以義合者也義合則合不合則止若以數而爲所疎我便無意思了是辱也

巽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親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爲也然則忠告之難而善道之不易耳○蔡虛齋曰不可非不肯也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然○李棗一曰不可則止非棄之也機未投且俟之尚可後圖耳

按告既要忠道又要善不可又要知止哉然是三樣意思規過勸善都要忠告善道既不可則當止以全其義分爲兩層然善道只全得忠告不善道雖有忠告之心而無益矣不可則止只全得善道苟不可不止則雖有善道之術而徒爲取辱之端矣故又只是一套事反覆看來見聖人言語之精密○看聖人

先說忠告次說善道却以而字轉下自是有忠告之心終好用善道不然却善道倚甚庶齊氏偏重善道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三

非本文語氣又子貢善言語之科想善道非其所難故夫子教其當忠告而後善道他處而字多歸重下

截此處而字却歸重上截也齊氏之說似不可從

禎按忠告告字似也在言說上却不重言說只重在忠字苟盡心以告而其說不善則雖告無益善其說

以道而於心不盡特虛語耳勿軒分內外看極是○既不可忠告善道便是彼不肯聽矣此有兩兩意而蒙引必欲分之乎且忠告善道之後告之心已盡術已窮而猶不可只存則止一法而衷一謂俟之尚可後圖豈忠告善道之外又有良法耶豈再爲忠告善道不慮其辱耶此皆故爲忠

厚語而不知義合之道者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同大全覽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修德皆有資於

三

近譬堂 藏板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顏淵

矣

近譬堂藏板

為之助耳。

與呂晚村曰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處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見也

○按若說以友會文將未會友之前全無辨解參考之功而惟以友會之乎須知先有這文然後會友以講明之則道之未明者可以明而造之已明者可以益明故註中道益明益字甚有味若以仁輔友自說不去則以友輔仁者仁是我本心自有存察克治之功亦是我已用功但規過勸善不能不賴友以輔之耳可見兩句本文從字順不必強而同之亦不必分而異之也○時解有謂以文會友全是要以友輔仁者不但輕文重仁並看得以文之外無輔仁之功不知文固有資於仁然當下道理不明便要資其研辨到有益於力行已轉一層或因明道而進德輔仁固亦有賴於文但有善而輔之使遷有過而輔之俟改單靠講文也不得故斷以依註平說為妙也

○頑按講學以明道取善以進德皆有賴於友此重取

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蔡虛齋曰君子以文會友非以利交非以勢合亦非以酒食遊戲相徵逐也以友輔仁其所取者在於是耳二句相連說但文者講學之專知也仁者進德之實行也故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此一說也○又一說君子先自家講學了然後以是會友故曰則道益明益字分明不然則只曰道以明可矣依前說乃全是會友講學未是以文會友矣益字如何通夫會友則道以之益明矣然所會之友人各有善吾則取其善以輔吾仁所謂相觀而善矣○林久崖曰此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詞據其詞是以文會友若其意乃以友論文與以友輔仁一般皆於講學修德上重友特

友之益說乃本章正意也。至日會友而不以文日
友而不輔仁則反有荒淫之損。此重以文輔仁說則
本章之餘意也。

論語卷之十二終

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二 顏淵

矣

近譬堂
藏板

取善識事專心精原是
辨切差餘無用功則
獨若說以友會文特來會友之重至
而能以友會之乎。每見其有文惠友
論明之則直之未明。若以明解之。已而
益明。故註中道益明益字。益有味。若以
不去則以友輔仁者。仁是。我本心。自有
功。亦是。我白已。用功。但知。勉勵。善不。與友
之耳。可見。兩句。本交。從字。則不。必。而。而。而。
分。而。異。之。也。○時。解。有。謂。以。文。會。友。全。是。
心。者。不。但。輕。交。重。仁。並。看。得。以。文。之。外。無。輔。友。
不知。文。固。有。實。於。仁。然。當。下。道。理。不。明。便。要。會。
辨。到。有。益。於。方。行。已。禮。○。無。或。因。明。道。而。進。友。
本章。之。翰。意。也。○。在。於。每。輔。之。使。道。道。而。進。友。
文。而。不。輔。仁。又。有。說。對。於。此。重。以。友。輔。仁。雖。與
此。心。益。擴。衣。本。章。互。鏡。必。至。日。會。友。而。不。以。文。日。

